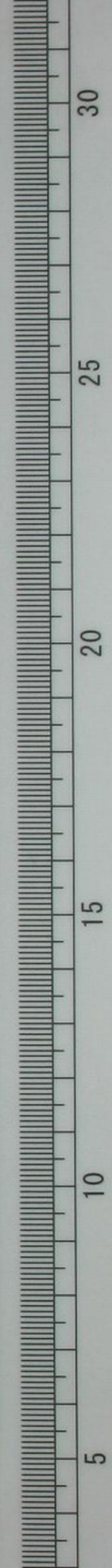




韓仙寶傳

風樓文庫
文庫 19
F.222
54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光緒八年孟秋

德揚氏
靜安氏

重刻

白鶴傳

板存浦市楚
漢堂刻字店

玉清內相金闕選仙孚佑帝君呂祖降叙
 歲在壬申八月之望余與聖帝仙真上朝
 玉皇轉與諸天德侶同賀黃龍真人聖誕
 是日也旺象惟中瑞期恰滿五鼎紅霞散彩
 金輪丹桂飄香羣真濟濟飄然偕往青龍吟
 焉白虎嘯焉祥鸞歌焉彩鳳鳴焉金光燦爛
 咸集於崑崙勝境暢遊爽涯未幾排仙班奏

仙樂余與諸天仙侶再拜稽首退居白玉仙
館黃金宮內七寶亭暢飲瓊漿頻餐鳳髓
薰薰大醉恍然在太初之中致足樂矣余方
醒有童子捧韓仙傳請曰東土黔南善士某
虔誠設壇請余式叙余將是傳展觀欣然較
正始末備叙分為十二段半文半俚言詞對
切道妙咸該迥殊各種小說小調不惟下愚

易悟郎上智亦不嫌粗鄙以見湘子不貪紅
塵之志越牆成仙之苦文公役勢闢佛之報
來度叔嬪之勤來度林英節操之義還原尊
師之願永富天爵之榮是書誠為修性修命
之梯航也觀是書者切勿視為古書舊傳漠
不關心可也是為叙

告

大清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五日降於黔南
文昌宮內甘霖書館

漢朝將軍鍾離祖師道號正陽
帝君金容



滅風曾滅風顛齒日巽帶面長及長肅
 風皇焚爇烟風植豎漢面四星振戾
 匄風峇瀨殺幾

容水軒搗是豆



唐朝進士呂祖師道號純陽帝君

玉清內相金闕選仙

孚佑帝君

金容

皇覃古聖下在鍾離老祖爲
 師終南修金液還丹淮上顯
 火龍慧劍功成金闕選仙位
 證玉清內相

南華弟子題讚



天上捲簾大將人間禮部
尚書不遵釋道祇信儒險
兮迷陷東土

樂一子題讚



不爲貪凡一念焉能惹此
姻緣紅塵滾滾浪滔天到
底無忘夙願

乾元弟子題讚

新刻韓仙寶傳

西江月

大唐憲宗居位，臣忠子孝婦貞，天道人道能認清，纔上終南仙境，富貴因緣數定，悲歡離合非真，靈霄領旨幾度慇懃，齊出凡籠共慶。

第一回

白鶴童思凡受賤

仙蘆柴惹禍投胎

白鶴老君蓮下獨脚占定鰲頭，行年八百有餘秋，偶爾凡心差謬，飛去天河飲水，仙蘆枝上跼投，閃跌一翅招愆，尤齊到凡間婚媾。

話說這部書說的是思凡受貶惹禍投胎後來引出一段返本還原的故事出在唐朝憲宗皇帝時此人姓韓名愈號退之字文公娶妻杜氏官拜禮部尚書之職其兄韓休娶妻呂氏亦登兩榜進士家住永平府昌黎縣弟兄皆無子嗣韓休夫妻同心行善每日焚香禱告天地正所謂善心真誠感應甚速玉皇上帝駕坐靈霄寶殿忽見香煙繚繞急召西方太白星君問曰下方有何善事善氣冲霄金星奏道有永平府昌黎縣韓休夫妻久行善果求續後嗣玉皇聞奏滿心歡喜適查有老君駕前白鶴童兒有思凡之意遂命太白星君速去將童兒

取下韓家投胎不可遲延正是

太白星君領了旨

霎時來到兜率宮

老君正在把丹煉

忽見金星到其中

口稱天齊聖旨重

命我來送白鶴童

只因他把凡心動

停留一刻不能容

伏望道君裁體用

吩咐童兒快往東

老君聽完心煩冗

罵聲童兒理不通

今蒙金星將你送

跪上前來細聽聰

叫童兒上前來聽我言道

你在我兜率宮有個根苗

皆因你欺了師加罪不小

天律定要打你八一金條

那九九若打滿已成灰了

你焉能有這個白鶴名標

全是我保三下未曾打弔
八百載凡心動自惹煩惱
今天齊勅旨下不敢違傲
一念差下東土投凡入竅
你若是迷本性不顧三寶
你若是戀恩愛貪圖榮耀
你若是將此言牢牢記倒
到那時我有鈎來把你鈎
話說白鶴童兒聽了道祖這番言語不覺傷心淚下哭曰

故所以得扁毛獨脚占熬
你豈知這點意透到靈霄
要取你去凡間了結風騷
分三心縱四相各逞乖刁
豈不怕失落了這點靈苗
豈不怕墮地獄萬般煎熬
那怕他紅塵苦難困英豪
准許你得大道全家高超

聞佛說淚如梭我的來歷纔知覺多承大慈悲減饒一二着
我纔得在鰲頭住脚起凡心大有錯 聖旨下誰替說想起
這天宮聖境無邊快樂貶我下凡去怕的是苦海翻波恍惚
墮落不得上大羅小童兒細掃奪也只好拜辭 老祖多把
頭揷望金星寬待我我去天河把水喝到凡間纔曉得修真
念彌陀那金星聽他講得這樣直脫也就笑哈哈叫聲兒童
白鶴你快去飲來休要耽擱

金星辭別老君殿 只等白鶴一時間 白鶴回頭把佛面
拜辭我佛衆神仙 只因要把童兒貶 連累諸尊心不安

我今吃口天河水 求保下凡不染凡 一翅飛往天河岸
一柯仙蘆在岸邊 飛去站在蘆枝上 仙蘆一見心忙然
恐他污了我身體 惹下塵垢那時難 想罷之時將枝閃
白鶴啼呼落河間 童兒即便將言啐 叫聲仙蘆聽的端
閃我一翅也還便 閃你一世有何難 就在河中吃口水
吸口清氣下南關 下了重樓十二座 撥開雲頭往下看
黑氣盤繞編空滿 回翔審視入長安 到了永平昌黎縣
韓家府門在面前 金星夢中來指點 叫聲呂氏聽根原
因你夫妻多行善 天賜麟兒非等閒 呂氏夫人纔聽罷

見一太陽落身邊

夫人驚醒一身汗

從頭一二對夫言

韓休聽說心歡喜

皇天保佑接香煙

今夜白鶴投了窠

金星分手早回鑾

話說呂氏夫人懷胎十月已滿生下一子夫婦甚是歡喜取名
湘子寄下不提且說 王母娘娘坐在斗牛宮慧眼遙觀見天
河岸上仙蘆他將白鶴閃了一翅那白鶴啼呼落在水中因說
道你閃我一翅我也要閃你一世自此白鶴記憶在心仙蘆也
有思凡之意待吾傳旨一道命天使送仙蘆下凡去到林國學
士家投胎後來與仙鶴結為夫妻不可有違

仙官領旨天河岸

見了仙蘆嘆一翻

那日你把仙鶴閃

王母要貶你下凡

林國家中去投性

後與白鶴結姻緣

仙蘆一聽笑滿面

隨着天使下南關

仙蘆來在雲端看

紅塵美景正好觀

三山綠水真堪茂

天上人間總一般

看罷就把凡塵下

林家府門在眼前

仙蘆林家投胎夫

仙官繳旨轉南天

話說仙蘆來在林家投胎是夜夫人觀一太陰落於身懷不覺

腹中有孕十月已滿生下一女取名林英按下不表有詩為証

仙鶴仙蘆一念差

為男為女在凡家

仙鶴若無仙師指

凡來凡去打番叉

第二回

韓府中湘子過繼

賽金橋幸遇神仙

仙為凡子已非仙

凡遇仙師也不凡

神仙本是凡人做

要洗凡根見性天

話說老君駕前仙鶴今投在韓家為子天河岸上仙蘆今投在林家為女此時仙變成凡後來凡人定要成仙的按下林英不提且說湘子長至三歲不言語忽一日開言韓休歡喜戲問道孩兒所愛何物湘子道愛的山水圖喜的芝蘭室更欲附龍飛上天看紅日韓休說道這樣心靈口敏我韓家有述爵之人矣

我自從生下湘子 閣家人個個歡欣 想光陰如同射箭
不覺的就是三春 只說是韓休喜幸 誰知他大病纏身
你看他病越沉重 怕不久命要歸陰 把家人忙忙呼喚
你去請我弟大人 那家人不敢遲慢 急到了文公衙門
說我家老爺有請 請大人去把話云 那文公聽得兄命
忙走進卧房之門 見了兄開言便問 你為何病體沉沉
為弟的全然不曉 多有慢胞兄大人 今與弟有何言論
望兄長說與弟聽 那韓休見問回答 叫賢弟你聽言因
為兄的請你無別 來同坐細叙寒溫 想父母生我兩個

未報答養育深恩 不幸得雙親早逝 有你我兩個後人
立志氣希圖上進 望子孫永受皇恩 蒙上蒼歡喜保佑
生下了一個後人 我韓家生有湘子 貌堂堂甚是超羣
可愛的眉清目秀 到日後定做大臣 我不幸身染疾病
少在陽多半在陰 諸般事我難承任 湘子兒望弟看成
雖然是為兄生養 皆祖宗一脈傳成 抱在你膝下撫養
身長大豈忘恩情 為兄的倘若亡故 死在那九泉甘心
這句話剛纔說了 不由的慘切昏沉 那韓愈見兄悲痛
咽喉哽也痛傷情 請寬心但願兄好 那侄兒我自看成

朝仙傳
呂夫人聽得此話
叫弟婿請聽言因
為嫂的命運不幸
祖宗猶纔有後成
你大伯倘歸陰府
到後來與你掃墳
湘子兒小不知事
好一似亂箭穿心
兒休怪我無本事

抱姪兒兩淚淋漓
你和我雖是妯娌
似鳳凰半路失羣
實指望同心撫養
我湘子孤兒之身
衣裳破漿洗裋補

哽咽開言說道
真過是姐妹同情
皆因我夫婦行善
那曉的今要離分
今托與叔婿撫養
饑寒病望嬌心疼
說罷了將兒抱起
含眼淚勉強開聲
到日後成人長大

切莫忘叔婿恩情
今將兒抱寄與我
飢寒苦我自心疼
杜夫人說完此話
韓老爺一命歸陰
話說韓進士早知命盡歸陰故將湘子過繼在胞弟韓愈膝下撫養言談之間不由的痛心切骨痰登咽喉氣絕而亡韓愈即命人備辦衣衾棺槨殯殮安葬修砌墳墓不提韓愈自從兄長身亡之後有湘子侄兒過繼在膝下撫養不覺光陰似箭日月

杜夫人開言說道
為妹的自當看成
衣襤褸我幫漿洗
接湘子忙把手伸
想世人皆是一樣
夫妻離莫不傷情

勸嫂嫂你放寬心
教讀書婚配應允
破濫時我自縫成
兩傷心正然弔淚
夫妻離莫不傷情

如梭又是四載湘子已長成七歲生得面如粉團言行舉止出
 眾超羣今日清閑無事叫他出來問他幾句言詞看他志氣如
 韓大人即便呼喚 叫李萬並同張千 去書房把相公請
 叫他來我有話言 家人聽不敢遲慢 尊相公口叫連連
 說老爺堂前有請 相公去他有話言 韓湘子聽聞叔喚
 急速的邁步向前 到堂前當面見禮 拜禮畢站在旁邊
 尊叔父喚兒何幹 韓愈說兒聽的端 想人生七十稀罕
 誤青春可惜難延 你看這光陰似箭 催人老難轉少年
 年輕人切莫學懶 入學堂去把書觀 你可知切務執簡

臣待漏五更星寒 男兒志平生不負 身可作朝中大官
 我說些古人你聽 今比古廣記心間 十二歲干羅丞相
 姜太公渭水釣竿 竇燕山五子名顯 斷機杵孟子大賢
 有班超封侯受印 買臣苦中了狀元 他個個身登皇榜
 做朝中一品大官 這都是書中榮顯 皇天佑立志奇男
 烏紗帽頭上頂戴 紫羅袍身上常穿 八人轎玻璃照定
 他騎着俊馬金鞍 扶侍的前呼後擁 旗羅傘大開喧天
 他十年寒窗辛苦 一時間光耀門庭 韓湘子將言聽罷
 尊叔父請聽兒言 叔父恩深如山海 教這些兒記心間

這古人兒皆記下 他們是有志兒男 書本有黃金之貴
願學堂去把書觀 從明師學習孔孟 講究些典五墳三
惟願得兒登皇榜 一舉成天下名傳 那韓愈聽罷歡喜
快吩咐李萬張千 去請個名師回轉 教相公誦讀書篇
那張千跟隨李萬 往城中就一溜烟 尋東街到西街轉
尋南街到北街前 大小的街巷走遍 並不知明師那邊
他二人心中埋怨 這庄事真果奇然 這先生無名無姓
叫我們那裡尋專 我二人不如回轉 稟老爺另自行權
話說韓愈要請先生教訓 侄兒讀書即差張千李萬往城中訪

請明師姓名又不說一個送他去叫他往那裡去尋訪也是天
使其然其中必定有個緣故張千李萬只得回府中去放稟老
爺在上小的二人奉了老爺的命去到長街訪請明師大街小
巷東西南北都尋過來並無一個高明先生小人們只聽得一
個教師甚是出名其餘一切的相府王府中俱是有名的先生
小人等不知道那個纔是明師故此回來稟上老爺另行定奪
韓愈聽罷一夕話 心中猶如似滾瓜 且待明日朝王罷
漫漫商量事不差 不說韓府家中話 且聽天宮來分發
鍾呂二仙領了旨 撥開雲頭往下查 韓愈要把先生請

心中不住來打樺

說他本是捲簾將

為偷仙酒貶凡家

他侄侍坐老君下

白鶴童兒本是他

只因思凡將他貶

傳交接代在韓家

我們前去將他度

看他心性花不花

二仙這樣來打算

奈何官高難進發

口中不住來理論

忽然有計心上嗟

等他朝王見過駕

賽金礮上去會他

看來此事天機大

二位神仙主意佳

話說次日早朝韓愈朝罷君王退班出了午門外前呼後擁好不

不開熱聽讚

威風凜凜拜明君朝罷出午門文武相連里果

然人上人排對往前走喝道似雷鳴好一似蓬萊仙島洞府人

話說韓愈來到賽金礮上只見兩個道人攔住馬頭張千李萬
急忙回稟老爺吩咐與我拿下二人上前一把抓住道人說你
如何攔住我家老爺的馬頭特來拿你道人說你去對你家老
爺講我們出家人要奉請拿不得就是王爺也拿不得的二人
又將言回稟他說出家人要奉請拿他不得老爺道既然如此
待我看來即上前叫一聲道人你是何方遊道因何至此鍾離
說大人在上貧道是漢朝人氏姓鍾離名權那位道友是唐朝
人氏姓呂名榮同住閻苑山天下遍遊老爺說我且問你因何
攔了馬頭鍾離道不消說大人聽貧道講來

你問貧道來那邊 貧道攻書五百年 五車書史皆通曉

三畧六韜般般全 降龍伏虎我都會 顛倒乾坤咱不難

閑來無事觀花綻 師父賜俺一花籃 內有八節長春景

四時不謝花更鮮 上裝天地共日月 下裝九洲萬國全

還有多少玄妙處 好似一個散神仙

洞賓道大人陞坐聽貧道講來

貧道攻書三五天 魚有經書不曉全 文通孔孟知禮義

武達孫吳識兵權 師父見我聰明好 賜個葫蘆佩身邊

那日無事走進去 過了四十單九年 方纔跑出葫蘆外

白髮變黑轉少年 因此每日來遊玩 做個長生不老仙

噫這兩個道人講的一翻瘋話又是一翻佛語說的一翻訓詞

又是一翻玄妙我想鍾離權係漢朝一個將軍呂榮係大唐名

儒請家中教訓侄兒偃武修文有何不可便請二位道長到本

衙吃齋何如二仙滿口應允來到府中分賓主坐下茶罷禮畢

洞賓尊一聲大人在上膝下有幾位令公子韓愈道只有一個

小兒洞賓說如此請來相見老爺吩咐左右叫你大相公出來

與二位道長見禮 湘子後廳朦朧睡 夢見二位大羅仙

棉鼓簡板拿在手 唱的先天與後天 道的盡是無量佛

還說有緣遇有緣 醒來橫身都是汗 又聽叔父把我傳
 來到堂前用目看 二位道長貌不凡 時纔夢中得看見
 然何又在這堂前 想來此事真奇怪 令人難解這機關
 走上前來拿禮見 叔父叫兒有何言 文公開言把話嘆
 湘子孩兒聽的端 叫兒出來無別件 有庄事情對兒言
 為叔今早朝王轉 賽金橋上幸有緣 二位明師來對面
 問他來由闔苑山 文通孔孟詩詞好 武達孫吳兵法全
 我兒上前拿禮見 須要謙和莫亂言 湘子聞言笑滿面
 暗想正湊我機緣 上前便把禮來見 尊聲道長請聽言

不知算駕來到此 有失遠迎望恕寬 不嫌做衙粗茶飯
 請在衙中住幾年 二位細把湘子看 眉清目秀非等閑
 龍腰虎背令人羨 果是仙鶴降凡間 洞賓當時開言道
 夫人在上聽我言 這樣公子世稀罕 為卿為相想不難
 好比當年曹子建 後來文武定雙全 不嫌貧道才學淺
 願教令郎讀書篇 不過三年並五載 准許公子做高官
 文公聽言心歡喜 哈哈大笑兩三番 忙叫家人擺酒宴
 三人飲酒在堂前 席前盡把古今嘆 今宵且過待明天
 話說韓愈次早起來吩咐張千李萬快去卧虎山上打掃書房

送相公山中收書家人領命來到山中將書房收拾齊備湘子與二位道長來到山中權頭觀看但見得

這座山真如卧虎 那山房有些妙玄 東南上白雲飄渺 西北下瑞靄冲天 左邊有松柏古幹 右邊有翠竹繞欄

進山房會會直上 端然着正合機關 那朝山原屬正北 這坐處恰在正南 論後天是為離坎 論先天又是坤乾

這正是蓬萊仙境 今日裡天濤奇緣 呼吸間活靈活現 最清靜正好希賢 話說師徒來到卧虎山前湘子稟上二位師父今將何書指教

一個囚奴一副心 韓信功高劍下死 曹操阿鼻苦呻吟

讀書人 理要明 得了功名莫糊行 功名富貴能迷性

醉生夢死轉迴輪 走六道 變四生 長生長死死長生

要想斷了生死路 拜訪明師早修行 玄關竅 不二門

三教聖人此中成 出玄入牝勤修煉 煉精化氣氣化神

還了虛 還魚生 一動一靜轉法輪 天地位育中和景

陰生陽生不住停 補天地 功不輕 有關世道永傳名

長生之中功名大 功名長生不計春

話說湘子聽完雙膝跪下說道弟子願學長生鍾呂勸道

詩書原本有黃金

勸你還須學功名

試看滿朝朱子貴

個個都是讀書人

湘子又說道

黃金難買少年春

少年正好學長生

此時少年不修煉

年老後悔悔不贏

方纔靜聽道情

眼看二位師尊

一位臉紅肚大

一位儒雅斯文

弟子因人揣理

人真還是道真

功名我實不學

長生決意奉行

先從何處下手

伏望師尊指明

鍾離聞是說已

叫聲弟子細聽

此是三教心法

朝聞夕死成真

此是天地玄宗

三界內外獨尊

八萬劫數已滿

方纔一洩東林

要備上品供儀

獻上歷代師尊

獻上三天佛聖

獻上瑤池玉京

三官紫府掛號

十殿地府抽丁

要發雷霆誓願

方指一貫玄門

無願不傳佛印

妄洩招罪不輕

一切鋪排佈置

你去辦理調停

頃刻備辦齊整

請師哀告投呈

鍾離跪祝先師

檀香五次爐焚

傳受三皈五戒

指點率性功程

纔把天機洩了

叫聲弟子遵行

不可犯皈犯戒

得道定有考懲

若你叔父魔你

總要拿定把憑

逆考須要順受

順考莫起貪嗔

道高龍降虎伏

德大鬼敬神欽

果能體貼此話

許你蓮臺高登

話說湘子得聞大道玄微句句謹記心間不甚歡喜之至忽聞張千李萬報道大夫人昨夜歸夫了來請相公回去湘子聽得此言纔說我命真個孤苦三歲喪父七歲喪母遂一交倒在地上半日方纔甦醒轉來哭曰

聽此言慟傷悲咽喉哽了

換口氣纔說出珠淚滔滔

想起父想起母心如刀攪

哀哀父哀哀母生我劬勞

只說是生下兒長大防老

誰料得娘的壽定在今朝

細想來我的娘恩如海島

身懷兒好一似重担承挑

幸喜得十月周祥光普照

兒逃生娘逃死兩下開梢

三年中乳哺我費心不少

或提携或保抱日夜心焦

怕兒饑怕兒寒時時理料

望只望兒長大纔報恩膏

誰知道三歲時父親死了

到今日纔七歲母逃陰曹

娘去了叫孩兒何處哀告

有飢寒有病患怎樣開交

雖然是托叔嬭將兒撫抱

那裡有養兒母心是一條

從今後我湘子想把娘找

除非是半夜裡夢魂一遭

我的娘陰司路漫漫行倒

等你兒同一跪哀告陰曹

可憐我今七歲無有所靠

好比那孤雁兒折落樹梢

苦命兒訴不盡雙親苦腦

痛心兒到何日放下眉稍

從今後棄榮華一心學道

倘若得上進纔把親超

超九玄拔七祖盡忠報孝

証天官享天爵萬古名標

這一回韓湘子把母殯墓

下回書三大人議婚於朝

第三回 李河東朝房議婚

林韓府完婚結配

東家女配西家男、黃老調和作合圓

為凡為聖皆一理

只辨陰陽逆順間

話說湘子在卧虎山聽說母親死了一時昏倒在地甦醒轉來
哭訴一場同張子李萬下山來送母親歸山安葬依然轉回山

中同師講道論德不提又說韓文公一日早朝退班有林李二
位大人同集朝房禮畢坐下李河東說尊聲大人京城中人人
都稱令公子有七歲奇才胸中深曉禮義可曾與他結下朱陳
沒有韓愈說道小兒畧讀幾行詩書尚未定親李河東又向林
大人說道聞知令愛與韓公子同年弟欲作個紅葉二家結為
姻親不知二位大人意下如何二家齊聲應曰既承美意焉敢
推辭李爺見二人如此歡喜就在朝房之中割下衣襟以為表
記各自回府去了

百歲姻緣天註定

一日好事人作成

河東中間為媒証

林韓二家結成婚

三人同拜天和地

這段姻緣自天申 二位老翁我漫表 且表林翁轉家門
夫人命人來迎接 林翁坐下便開聲 說與夫人得知道
有一喜事到來臨 今早朝王見君罷 同在朝房議國情
也是上天來註定 有一尚書姓韓人 他家弟兄人兩個
都是朝中有名臣 只因兄長身亡故 留下侄兒湘子身
像貌堂堂非凡品 眉清目秀甚聰明 今年方纔七歲滿
他的才學高過人 李河東來為媒証 將我二家說成婚
未知夫人喜不喜 這段姻緣天湊成 夫人聽說心歡喜
大人今且聽喜音 說到這庄姻緣事 正是門當戶對人

道是要把女兒訓 買些綢緞做拈針 不表林府家中事
又表尚書韓大人 自從那日朝房內 說合湘子配林英
回來便對夫人講 湘子已定美朱陳 夫人聽說心歡喜
完婚結配纔放心 權且不說閑言語 光陰似箭不住停
不覺又是六年整 湘子年滿十二零 擇定良辰要完娶
禮帖上面寫分明 下官韓愈親頓首 拜上學士林大人
承蒙不棄將親定 二家結成美姻親 光陰迅速難迴避
侄兒今年十三春 擇定良辰來迎娶 纔將禮帖送過門
本年甲子是丁丑 七月七日正良辰 林翁一看心歡喜

便與夫人說事因 女兒針黹完備否 韓家不久要接親
夫人聽說忙吩咐 林安林福二家人 長安去把匠人請
打堂嫁裝送林英 林安林福忙聽令 急忙就往長街尋
魯班先師雲端現 即時變化下凡塵 斧頭鋸子拿在手
鑿子磨得亮睜睜 林安一見忙便問 師父家鄉那裡人
我家有庄好喜事 要請一夥巧匠人 你有手段同我去
這回工價不非輕 木匠聽得如此話 即同二人一路行
一齣來到學士府 林爺一見問來音 請求匠人有幾個
回言師徒兩個人 大人說怕人少了 難打嫁粧色色新

回言兩個當千萬 不消大人來聖心 林爺聽說心歡喜
既然如此動功程 魯班師父忙不住 叫聲徒弟莫因循
乒乒乒乒一下响 斧頭鑿子响沉沉 師徒二人使法力
不上三日打完成 這堂嫁粧多景致 洞房花燭看分明
話說魯班仙師不過三日就把全付嫁粧打成林大人叫取工
錢打發去了還有金銀首飾綳緞布疋更不待言且說韓爺自
送禮帖之後日日治辦酒筵不日六禮已成喜期到來打掃廳
堂張燈結彩以便迎親叫張千李萬速往卧虎山請你大相公
回來完就親事二人領命急到卧虎山書房門首聽得裡面唱

的是道情聲音好不幽雅張千說我二人在此聽是唱些甚麼
只聽得道人唱道
人生七十古來稀 迷人在自費心機
日日只求名與利 朝朝貪戀子知妻
有朝一日洪福盡 修個長生不死期
無常一到事事虛 看透不如早丟手
嬌妻美妾如春夢 休道貧窮事事空
嘆光陰 似順風 榮華富貴似捲蓬
漫誇富貴般般有 數盡登臨無常到
任你黃金堆北斗 任你伶俐大英雄
十殿臺前法不容 閻王殿上用不中
嘆名利 不久長 為名為利空自忙
朝南暮北圖財廣

日征月邁者名

說甚麼夫妻兒女

說甚麼南北田庄

雖然眼前多富貴 猶如瓦上雪與霜
福盡閻王把票降 恰似雪霜見太陽
算來還是三更夢 不如學個長生方
呂仙又唱道 昔日我去赴科場
偶遇仙師在店房 夜間一夢數十載
曾招附馬選東床 又遇蠻夷來造反
封侯掛帥取番邦 提兵調將陣陣勝
平熄賊寇得封王 褒封妻子真榮耀
蘭桂騰芳天下揚 龍顏大怒降殺場
腰扎驚醒南柯夢 後遇奸臣把本上
因此心中自參想 人生在世有甚強
數十年事成一夢

不如從師學仙方
蒙師賜我長生訣
解脫利鎖與名韉
煉盡一身陰魔障
纔稱道號呂純陽
奉勸世人要學我
拋棄名利得久長
湘子接板將要喝
張千李萬進學堂
小人奉命來接你
相公快快轉回鄉
湘子一聽張李講
拜辭師父下山崗
二仙當時來吩咐
叫聲弟子聽端詳
往日回家由自可
今日回家要提防
酒色財氣四堵牆
多少迷人在中央
有人跳出牆兒外
便是長生不老方
四句言詞記心上
緊鎖心猿莫荒唐

話說湘子聽了師父言語謹記在心急同張千李萬下了卧虎

山來到自家門首看見堂前張燈結彩便問張千李萬是何原
故張千回稟今日乃是相公婚期特請你回來完就洞房花燭
湘子聽了心中暗想我今年纔滿一十三歲叔父就要與我完
婚枉費心機忽又想到事成在我權且將計就計以免叔父息
氣遂大大方方走進大堂拜見叔父不一時旗羅執事鼓樂喧
天迎親到門韓愈命人擺設香案急請禮生叫禮回過喜神拜
過天地象神祖先父母又拜叔嬸進了洞房交杯禮畢男左女
右湘子偷眼細看林英的形容打扮十分美好聽唱道

韓湘子入洞房偷眼觀看

見林英真個是月宮美人

韓仙寶傳

又不高又不矮如同仙女
青絲髮挽烏雲鳳釵斜插
胭脂臉紅又嫩芙蓉初放
櫻桃口吐香氣聲如燕語
十指尖如玉笋真真可愛
內穿着綠綾袍大鑲大滾
壓領排帶胸前如同西子
行動間恰似那風吹楊柳
唐太真雖然美難比比此女

也不肥也不瘦實可領城
紫金環墜兩耳噹噹叮叮
柳葉眉長又秀新月初生
秋波眼轉盼間多媚多情
鳳頭鞋綉桂花二寸有零
外套件紅綾襖百寶粧成
百摺裙絮腰間恍似昭君
端然坐好比那南海觀音
就是那趙飛燕也忒幾分

又說那林英女偷眼觀看

看丈夫韓湘子儒雅斯文

頂又平額又濶眉清目秀

唇又紅齒又白像貌超羣

手容恭足容重身容端正

雖潘安與相如難比即君

不枉自我林英投生一世

得此人同羅帳死也甘心

話說林英生得這樣秀麗猶如月宮仙女降下廣寒一般他見了湘子自不禁情追意想神魂飄蕩的湘子見了林英心無所動如同未曾見的一般曾想起當年漢關公秉燭達旦魯男子閉門不納柳下惠坐懷不亂他三位是忠臣孝子義士仁人纔能寡慾清心留芳萬古又想世間洞房花燭之夜乃陰陽配合

之禮總由男子穩不住心腸去挑動那婦人方纔有一些湊合之心心感神神感氣氣感精精化而生男女我如今得道修道只望道成超度父母盡忠盡孝現立有洪誓大願多蒙二位師尊訓誡我豈敢違誓欺師貪圖眼前之樂不怕後來福盡之報况我的精化氣氣化神神還虛無功夫十有八九成仙不遠金仙可望矣我還是按定子午一心不亂纔是

做一個臨江勒馬誓不犯
當學那閉門不納魯男子
切莫學坐懷不亂柳下惠

自然的靈漢斗牛志氣冲
當學那秉燭待旦漢關公
怕的是坐在懷中一念鬆

我如今洞房打坐心不動
韓湘子又把嫁粧牙床看
外邊的二十四把學士椅
更還有四人看守箱籠櫃
上面的還有四塊天花板
那天河隔斷共有三千里
有一個八寶郎君當中坐
那兩邊青龍吟來白虎嘯
左一扇關得啞童把曲唱

他林英豈來惹禍會兜風
這其中必定有個好來因
更還有八仙禮
更還有牙床
花板上二十八
好笑他織女牛郎不
有一個七寶佳人錦粧
那床前造有梭羅兩扇
右一扇關住龍女側耳

這嫁奩非是凡人來造定 必是那魯班張良巧匠

所喜的一個蒲團當中放 我正好參禪打坐伴林

任天河隔斷十萬八千里 管教他千里姻緣一線

且待我床頭打坐參玄妙 恍惚間純息祖氣

好容易偷天換日來頑耍 好容易欲淨理

到此時兩手不住鳴天鼓 到此時返本還

雖然的一時不得神仙做 也算得長生不老不言

漫說湘子床頭坐 又表林英女佳人 配合丈夫韓湘子

即才女貌正相因 只望夫妻同好合 誰知做了單身人

看見公子這光景 心中突起怨恨心 便說一世能幾春

怎不乘時戀新春 寧可床頭打搯睡 顛鸞倒鳳不關心

只怕你是朦朧了 花有清香月有陰 只自你是瘋顛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湘子坐在床頭上 林英有怨聲

待我下去行一路 叫聲小姐聽知音 你今少要思念我

三十六宮都是春 到是好好來打算 你的終身大事情

話說林英聽了此言心中悶悶不樂湘子忽然行至後堂粉壁

牆邊想道不免在此題詩一首打動他的機關不要耽誤他的

青春詩曰 顛鸞倒鳳我不能 一心悟道學修真

要想夫妻成雙對 除非海乾龍現身

話說林英見湘子往後去了自己也往後一尋尋至粉壁牆邊
看見詩句知是丈夫方纔寫的說道我也題詩一首詩曰

不是知音浪蕩神 休教香女伴香君 行雲行雨無踪跡

徒勞巫山萬世名

話說林英題罷轉至香房湘子來見他回的詩句說道待我再
題詩一首詩曰

精神本是靈丹藥 不與韓門度子孫 固惜精神保己身

話說湘子題了詩句而去了頭一旁看見說與小姐知道小姐

聽了兩眼流淚而來哭訴道

林英聽罷一夕話

兩眼流淚似拋沙 我命如何這樣苦 不由我不怨爹媽

紅顏女子多薄命 半途而廢是奴家 韓相公來回心罷

請聽奴家說根芽 當初父親朝君駕 朝堂日把相公誇

李河東來為月老 將奴說合配冤家 如今吉日完婚嫁

洞房花燭美交加 夫妻和合堆金玉 蘭田能種古靈芽

誰知相公不依法 不願奴家不採花 父傳子孫非虛假

從古接續理不差 為何床頭假裝啞 裝模作樣像菩薩

豈嫌我家官不大 我父翰院伴皇家 豈嫌奴家容貌醜

奴身好似牡丹花 不該將奴來娶下 嫁在你家受熬渣
 相公你快回心罷 夫妻和好勝仙家 相子聽得林英罵
 叫聲小姐話更差 一不與你比富貴 二不與你比榮華
 三不嫌你容貌醜 諷些氣話罵誰家 姻緣本是前生定
 只怨判官莫怨咱 判官錯寫姻緣簿 男孤女寡不成家
 要想二人成雙對 海水上流證金沙 林英聽得這句話
 願你修道成菩薩 湘子便把小姐拜 叫聲小姐聽根芽
 一拜小姐封贈我 我去修行坐蓮花 二拜小姐慈悲大
 孤身獨好莫咨嗟 三拜禮畢出門罷 永遠不進卧房榻

於我師父道我且問你還是學功名還要學長生湘子問道功
 名長生四字怎樣講法望師父一一指明弟子方纔知道師父
 道我講來你靜聽

講功名	講長生	講來有段好道情	功名不是長生路
長生之中有功名	分會次	有根生	要人會認假與真
無極初生為太極	一動一靜互其根	下重濁	上輕清
天尊地卑定乾坤	在天成象地成形	變化無窮理幽深	
陰陽理	有五行	化生萬物化生人	這點真性由天命
各得所賦生又生	號五常	健順稱	圓明清白最虛靈

生陽生陰長動靜	天地之數盡生成	三才者	天地人
萬物皆備在一身	一人自有一個性	性本相近習遠分	
越分遠	越不明	分去分來變七情	七情攪擾三心縱
心縱便傷神氣精	三家散	識神親	酒色財氣貪功名
聖賢經典都讀盡	勞神費力苦五更	為功名	磨死人
詩賦文章細研精	十載寒窗無人間	一舉成名天下聞	
居禮部	做大臣	如你叔父一般形	官位大時權柄大
伴君如羊伴虎情	雖榮耀	極悔神	一人之下萬人尊
有日冒犯君王怒	蓋世功勞化灰塵	有箕子	比干臣

有人參透生死路

纔曉淡中滋味長

話說鐘離唱完洞賓道待我將一年十二月嘆這人生一番多
少是好湘子將漁鼓奉
上洞賓接來敲起從頭唱道

正月裡	是元宵	世人那曉內蹊曉	閑來無事迴光照
三丹田內養靈苗	赤龍下山尋海島	黑虎與波把山朝	
魚影寺中參玄妙	方寸堂前把香燒	和尚不住鳴金鼓	
啞童曬女把磬敲	撫琴弄笛金雞叫	天下人民鬧元宵	
二月裡	驚蟄天	百花開放在人間	可嘆世人迷不醒
迷真逐妄夢裡眠	朝秦暮楚國財寶	貪心費心田	

有日命盡無常到
閻君面前苦難言
地獄受苦誰替換
孝順兒女在那邊
奉勸世人快快醒
修個長生不老仙
三月裡 是清明
家家戶戶去上墳
好笑愚痴男共女
收拾打扮遍山林
登山玩水觀景致
青紅紫綠色色新
牛放桃林耕大地
馬駐華山不放行
山中猿猴來獻菓
林內黃鳥叫聲聲
男女快快回頭轉
不可留戀看清明
四月裡 四月八
閑看池中綠荷花
看來世事萬般假
人生好似春前花
梵王太子三辭駕
洪基不愛要出家
因他四門閒遊耍
看透生死有嘆嗟
輪迴苦惱心中怕

拜求燃燈去削髮
得受真傳先天跨
誰不朝賀四月八
五月裡 是端陽
嘆盡英雄及帝王
忠臣義士古來有
未見那個得久長
屈原功高蓋天下
平蠻誅寇伴君王
封功龍爵王褒賞
功完屈原去投江
蓋世英雄且如此
何況草野衆愚氓
不如回頭修善果
大家乘舟過端陽
六月裡 暑熱天
人生猶如夢裡眠
嘆壞無生老父母
倚門懸望淚如泉
日日只念失鄉子
流浪生死為那端
貪戀東土虛花景
何年何月纔回還
趁早尋個安身處
拜求明師指玄關
翻轉南陽一片土
種下種子轉先天

七月裡 七月半 孟蘭大會在眼前 古廟老僧承首辦
 無影寺裡會人緣 回顧黃庭將經念 超度眾生入涅槃
 四面八方男共女 各人趁早辦盤餐 不貪名來不圖利
 拋却家園去朝山 誠意念佛功圓滿 離脫輪迴上九天
 八月裡 是中秋 善男信女早回頭 眼前有個好門路
 太公放下釣魚鈎 渭水河邊下一線 願者魚兒快上鈎
 趁水合泥莫錯過 莫等河乾現日頭 抽身快快逃命走
 出了三關上龍樓 跪求皇天來答救 超出天外任汝遊
 九月裡 是重陽 普天仙子辦道場 先天發下洪誓願

要度衆生出迷疆 當時領下玉勅令 四大部洲訪賢良
 孝順人家把船放 明德之人講純陽 榮華富貴三更夢
 夫妻兒女夢一場 大齊約伴歸家去 同赴龍華享福長
 十月裡 小陽春 苦海茫茫萬丈深 破浪滔滔無限苦
 大地衆生盡沉淪 觀音慈悲來救苦 放下慈航海上存
 有緣男女來探問 上船撥起順風行 稍公撥正度人舟
 水手安下定南針 客貨俱齊方向定 狂風吹到九霄雲
 冬月裡 雪花飛 遍地鵝毛撒成堆 雪裡寒風吹滿地
 男女志不轉歸回 貪戀紅塵有甚好 死在眼前怨着誰

雪山太子來修煉 一心向道心不慕 娑婆改為銀世界
 大家着力朝紫微 忽然一片白雲起 飛到金闕顯神威
 臘月裡 了一年 世人那曉這機關 勞碌奔波苦中苦
 殺生害命為過年 有的收拾回家轉 有的奔忙找銀錢
 家中父母懸懸望 倚門懸望淚不乾 年盡世界休貪戀
 遺過舊年換新年 收圓結果回家轉 靈霄寶殿會慈顏
 話說鍾呂二仙嘆罷將歌撫鼓簡板忽聽門外有人探聽
 走進張千合李萬 來請相公快回鄉 湘子恐怕叔父望
 告辭師父下山崗 一程來到大堂上 叔父一見怒滿腔

開言便把湘子罵 大膽奴才聽一旁 叫你上山攻書史
 望你苦讀在寒窓 為何與那二仙長 糊行亂幹做那行
 湘子見叔發了怒 急忙跪下說端詳 尊聲叔父聽兒講
 效法先賢煉性王 叔父聽言重重怒 罵聲奴才大猖狂
 教你讀書習禮義 學習詩賦與文章 體行孝弟和忠信
 講究三綱與五常 苦讀詩書登金榜 榮宗耀祖把名揚
 釋道二教本虛詭 我們儒家上天堂 你今貪戀學修養
 出乖露醜為那庄 豈是為叔待薄你 你今纔出這心腸
 豈是金銀不够用 我的黃金用斗量 豈是衙門不高尚

重修大厦又何妨	豈是家人不聽用	又再與你買幾房
豈是林英不足意	隨你擇配好鴛鴦	你今從頭細思想
為叔虧負你那庄	湘子又來開言講	叔父在上聽端詳
金榜題名兒不愛	愛吹無孔唱洞章	水火既濟時常講
三皈五戒謹行藏	地府除名登金榜	九后七祖得顯揚
三教原來不虛恍	誰貪名利上天堂	兒今得道勤修養
所為生死事一庄	說甚將兒來薄待	叔嬸撫兒費心腸
說甚金銀不够用	無福享受枉思量	說甚衙門不高尚
縱居茅庵也無防	說甚家人不聽用	金童玉女守黃房

說世林英不足意	催魂捉鬼美鴛鴦	詩叔從頭細思想
不容兒修為那庄	湘子越辨心越爽	文公越聽氣昂昂
話說湘子真心修行	也不怕叔父嚴令	故此將言直辨韓愈心
中大恕叫張千李萬	快拿家法過來	
你看韓愈聽此話	猶如亂箭在穿心	一時怒從心上起
不由惡向膽邊生	開言就把湘子罵	喝罵奴才不是人
手舉家法往下打	打住姣兒湘子身	手執家法二下打
骨肉挨慟自心疼	家法方纔打三下	湘子下面淚淋淋
哭聲父來叫聲母	保護孩兒受考懲	我娘生兒好苦命

苦中加苦真可憐
 三歲之時喪了父
 七歲纔滿母歸陰
 多虧叔嬸來撫養
 殺身難報這恩情
 只因延師把兒訓
 只望發憤讀成名
 若得一旦身榮貴
 光宗耀祖顯名聲
 叔父愛兒是好意
 誰知兒愛學修行
 因此叔父發了怒
 將兒責打不容情
 哭我自己骨頭嫩
 怎麼受得這般刑
 倘若叔父不寬忍
 孩兒今朝死得成
 話說湘子心中暗想
 人生百年不免一死
 今日若是考不過來
 豈不失了萬世的仙緣
 想罷說道叔父呀
 你若看得一個情面
 放饒兒去修行
 日後有個好處
 不忘叔父嬸嬸之恩
 若將兒苦

打不容兒修孩兒也只是一死便了

你看韓愈纔聽罷	怒罵奴才小韓湘	功名富貴你不望
不信亦言信仙方	說着說着火冒上	無明火起怒滿腔
手提家法又來打	湘子挨痛淚汪汪	哭了聲養兒的母
哭了聲痛兒的娘	倘我爹娘還在世	我怎受屈在大堂
爹娘快快來接我	願同你去見閻王	那時纔把苦情訴
陰司裡面數哀腸	湘子含淚叫叔父	叔猶父也要想長
兒是習巫行歹事	叔父戒斥理應當	兒學先賢明禮讓
苦打承招不痛傷	與娘兒子遭這樣	不願為官願死亡

湘子哭到傷心處
 連忙舉步出大堂
 恁兒那些行不是
 怒發冲冠在一旁
 只因兄嫂身亡故
 榮宗耀祖把名揚
 誰知奴才不聽教
 同着師父煉純陽
 夫人聽見一夕話
 驚動後房他嬌娘
 一見老爺開言問
 古云教子有義方
 叫聲夫人你聽講
 丟下孩兒在身旁
 後來承繼做官長
 一心修道學仙方
 非怪我今將他打
 叫聲老爺聽言章
 聞聽外面哭聲震
 為何發怒這般忙
 韓愈聞聽夫人問
 說起奴才氣斷腸
 望他讀書登金榜
 不枉為叔撫一場
 卧虎山上來混障
 怪他自造惹禍殃
 侄兒行事本虛妄

因他年輕事荒唐
 今日老爺把他打
 老爺行事沒主張
 算來還是老爺錯
 錯怪侄兒理不當
 怪你錯把二仙請
 錯請二仙教兒郎
 道人只曉說法事
 怎知經書與文章
 你若錯怪韓湘子
 不怕旁人道短長
 知道說是叔教侄
 無非望他比你強
 不知反說心偏向
 苦打侄兒心不良
 伏望老爺從寬想
 高權貴手讓兒郎
 兄嫂臨終曾囑咐
 托付你我撫韓湘
 若要苦將侄兒打
 難對兄嫂訴哀腸
 話說韓愈聽了夫人之言說道難道我不曉得這些事務嗎只
 要奴才不學長生勤習詩書就不打他了夫人便叫侄兒你權

且順你叔爺之意下後再作商量湘子心中會悟即便應允說
道叔娘呀只要叔父饒了孩兒願在學堂攻書是了韓愈見湘
子順了意即叫將湘子送進書房攻書命張千李萬往卧虎山
上把那兩個道長請來打發他去罷

不說韓府家中事

且說卧虎山上人

鍾呂二仙屈指算

湘子徒弟有考懲

也是上天來設定

這回考懲實非輕

二仙正在頻嗟嘆

張千李萬進山門

一見二仙忙施禮

尊聲道長聽言音

我家老爺說有請

請你下山走一巡

二仙聽說韓愈請

鍾離且向洞賓云

他請我們無別事

要我二人別處行

我們留下師徒意

粉壁牆上把詩云

待等湘子來看見

纔好出家去修行

說罷提筆往上寫

湘子徒弟看分明

跳出人間大火坑

終南訪道樂清心

示爾韓湘宜惺惺

從今打破酸齏瓶

二仙題罷詩四句

同着張李下山行

來到韓家大堂上

韓愈迎着把禮行

茶罷禮畢分賓坐

韓愈開口把話云

承蒙二位不揖棄

教訓我兒讀五經

誰知奴才不承順

愛打漁鼓唱道情

老夫今日將他問

全然不知書中情

只曉長生兩個字

真正不怕氣死人

神仙本是神仙分

那有凡人修得成

若是凡人成得聖 天上神仙數不清 洞賓即便開言道
大人今且聽言音 神仙本是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真
韓愈聽罷不喜幸 叫聲道長你且聽 縱然你說神仙貴
老夫只愛做大臣 今日也不說你錯 算我錯請你來臨
叫過張千和李萬 房中取出金共銀 相謝二位道長去
等他別處去遊行 二仙便把大人叫 貧道本是出家人
不愛人間金共寶 就此告別便行程 罵聲韓愈你好昏
我來度你不回心 一心只把功名賴 不許侄兒出紅塵
你圖你的富與貴 俺愛俺的自在身 二仙行至荒郊外

駕起祥雲上天庭

第五回

韓湘子越牆成仙

林英女洞房自嘆

閨女子歸亦如閨 雖配韓郎守空幃 傷心又聽踰牆去
夢繞終南抱恨歸 且把湘子表一巡 自從叔父責打過
不言二仙他去了 數日不曾會師面 禁在書房看書文
不准上山去修行 悶悶懨懨少精神 張千李萬來相勸
強把詩書來觀看 看書用心多困倦 拿杯酒來散散心
勸改相公放寬心 回言杜康為造酒 至今十類未成神
劉伶為他活醉死

卷之...

三五

張爺為他失了城	夏桀為他失天下	項梁為他損了兵
我今修行若不戒	躑精耗氣又傷神	我有玉液瓊漿飲
凡酒焉能解愁人	張說相公不飲酒	花街柳巷走一巡
回言美色催魂票	腰間仗劍斬愚人	貪戀美色有甚好
喪了自家精氣神	身中自有真夫婦	這個交歡更有情
西舍即來東家女	黃婆中間說合成	送入黃房兩相好
歡歡笑笑過時春	養就聖胎騰空去	豈同狐狸艷粧淫
李說相公真修道	怎捨家中斗量金	回言財寶人人愛
坑壤多少聰明人	石崇韓魏家豪富	難寶無常不歸陰

買賣天涯為財利	東遊西馳費心勤	古今多少英雄漢
却為銀錢喪殘身	張說相公修行好	被人笑罵不好聽
回言氣是心頭火	無明火起燒自身	漢朝君師諸葛亮
三氣周瑜命歸陰	公明為氣栽崖下	大羅天仙一旦傾
各人埋頭多忍耐	保養太和得長生	酒色財氣四個字
好比四個陷人坑	可笑世人看不破	個個困入枉死城
你們休得多言語	那個要你假奉承	這向老爺那裡去
今日還不轉回程	二人聽說忙回稟	老爺朝中議國情
湘子聽得這句話	心中歡喜八九分	

華山寶傳

卷

話說湘子因張千李萬兩個狗才把我修行之事說與叔爺知道責打了一頓拘在後衙攻書不准上山相見師父之面今幸叔父上朝未回不免趁此機會上山去會師父豈不是好遂叫張千李萬同到卧虎山只見房門緊閉是何道理張千說想是師父去了湘子將門推開只見內裡冷清清的忽擡頭觀看見壁上寫有詩句仔細看來是我師父的筆跡好不痛殺人也見筆跡不由人珠淚長吊痛殺我韓湘子苦命兒曹又無父又無母孤身無靠蒙叔嬸撫養我難報恩膏賽金礮請師長將我訓教卧虎山書房內問師兩條

說讀書得顯名榮華勢耀
洪福盡大限來富貴不牢
說修行不滅生長生不老
起九玄拔七祖同樂逍遙
我韓學聽師言心中自較
到不如學長生上得靈宵
想罷時雙膝跪低頭哀告
求師尊發慈悲指我一爻
每每的不讀書修煉三寶
我叔父知道了家法難饒
把師父請下山打發去了
丟得我無倚靠恁樣開交
粉壁上見筆跡傷心淚吊
止不住珠淚兒往下傾拋
恨不得將師父一步赶到
同師父上靈山共把佛朝
話說湘子痛念一會叫張千李萬聽我吩咐今晚我心中有些

悶倦在此攻書你二人在外投宿一夜明早起身回家張千說
老爺吩咐小人扶持相公攻書今日相公不回恐老爺責打小
人湘子說道你這兩個狗才你只怕老爺難道就不怕我嗎看
家法過來張千李萬慌忙跪下請相公息怒小人等在外投宿
就是湘子即將山門緊閉想起叔嬸之恩兩淚交流說道我在
粉壁牆上題詩一首待叔父來觀看以表孝心詩曰
幼年不幸喪雙親 多虧叔嬸撫成人 待等侄兒功圓滿
來度叔嬸上天庭

話說湘子題罷詩句淚流滿面說道越今月色和明越牆去罷

詩句題畢悲聲放 生身父來養身娘 十月懷胎多辛苦
三年乳哺撫兒郎 不幸父母幾年喪 多虧叔嬸費心腸
粉骨碎身難報償 惟有修行報恩光 不如立個大志向
跳出陷人四堵牆 追趕師父終南上 超度父母上天堂
這個牆兒高萬丈 且將十字嘆一場
四堵牆就是這酒色財氣 酒亂性耗精神不認六親
不吃酒凡百事清心敬謹 吃了酒言語多心性不平
借酒風糊行事不顧廉恥 糊言講糊作事笑壞旁人
無孝弟殺盜淫酒字易引 將四人都陷害墮落火坑

因杜康造酒來亂人心性
世上人跳不出迷八陷穿
這酒字本是那橫牆一堵
不吃酒即跳牆說得明正
這色字是女子妖精打扮
無志人看不穿花心亂性
將自身真骨髓一時耗盡
看紂王因貪愛妲己狐狸
看將來這美色奪人性命

到如今在十類未得成神
俺修人若不跳難免沉淪
跳出了做一個清白之人
又把那色字牆細嘆分明
巧梳粧俊打扮哄盡愚人
不顧命不顧身姦盜邪淫
大限來無常取死見閻君
把一個錦江山送與別人
世上人不跳出迷困紅塵

世上人跳不出且墮塵井
這色字一時間表之不盡
財本是上天爺生成至寶
朝走南暮走北勞碌受盡
這算是為吃穿奔忙至緊
或行商或坐賈時時打算
或小秤或大斗貪心苟取
又有等仗財勢冲要豪棍
想人人都想做發財富漢

何況說俺修人不戒邪淫
又將財講的甚愷切詳明
把世人哄得去奔忙不羸
起五更睡半夜逐日營營
又還有身飽煖苦貪錢銀
放銀錢利上利刻薄存心
輕出去重入來心不滿盈
交貪親接窮友恃權壓人
那曉得有分定全靠天神

章化書傳
三六
縱然是謀得來滿箱滿貫
從古來貪財寶天神報應
世上的貪財人尚且如此
說不完貪財人好心毛病
想氣字本然是上天賦命
你看那三國中周瑜短命
封神卷趙公明為氣不分
君臣民不化氣國家大變
夫與婦兄與弟不能化氣

上天爺豈容你獨滿家門
不戒貪取傷廉墮入幽冥
豈有個修行人亂貪錢銀
還有氣更難平害壞了人
當保養本和氣纔得長生
都只為氣不平一旦歸陰
大羅仙都不要捨命喪身
父子們不化氣家道難成
無禮義無家教分賜分心

有朋友為氣字失言不信
鄉黨中不化氣不認親眷
修行人修的是太和元氣
世上人不化氣無有好處
坐如尸立如齋六欲除盡
這酒色與財氣橫牆四堵
倘若是不信的請觀古証
燃燈佛跳出了先天位證
觀音母跳出了高登蓮品

為口腹為銀錢變臉變心
有事來衆親鄰冷眼看成
不化氣丹不結終修不成
俺修行要忍氣化開無明
言俱忠行俱實要絕七情
世上人跳不過迷在中心
從古來聖佛仙跳牆之人
釋迦佛跳出了永享長生
我韓湘若跳出洞府標名

有志人能跳出為賢為聖
世上人還看穿相規相警
有等人雖念佛心毒意狠
不講究陰與陽丹田妙景
講孝弟講忠信教人體認
這宗人甘墮在牆中睡困
勸世人改惡心大理認定
我高踏四牆上不昧本性
也不管多少高飛身捨命

不下生不投東天外遊行
況修行既念佛口要合心
行惡事做過場害着別人
講道理做扯越東拉西云
他名下不體貼掩耳盜鈴
他何曾想跳牆超度先人
切莫學無知輩自造火坑
立大志跳出牆把師廷尋
輕飄飄落下地四體不疼

為甚麼跳這牆毫不傷損
該因我心堅定神力護身
話說湘子越牆而逃人人
都說他是個跳牆神仙殊不知他修
行之人跳的是酒色財氣又何為牆呢你們把這四堵牆的根
由聽明了纔知他立志修行的貴重不是那些鑽穴隙相窺踰
牆相從奸盜邪淫之輩

湘子跳出牆兒外 眼中流淚好傷情 出門不知何方去
月色昏昏那裡行 一心要做神仙客 天高地遠趕途程
不管親墳缺拜掃 不管叔姪靠何人 不管林英做孤寡
不管人罵不好聽 只顧自己生與死 狠心跳出陷人坑

一心要向終南迹	那管前途路不平	又怕隨後有人趕
又怕張千李萬尋	行行止止多時候	見一古廟在山林
太陽落西當晚景	就往廟內把神存	來到此處心放定
寂寞無家嘆五更	一更裡 月初生	昨夜三更出了門
孝孫有慶高聲咏	祖德宗功要報清	惟願蒼天垂憐憫
默佑途中免難星	猛男加功修成正	天地完人做得成
二更裡 月兒高	想起師父淚雙拋	蒙師指我先天道
開示弟子出塵壕	無奈我叔分三教	輕慢師尊上雲霄
弟子今來把師找	不知師尊走那條	三更裡 月兒明

想起叔婦淚長傾	今番忤逆不孝順	待我修成總報恩
魚父魚母靠叔播	緣抱提携撫養成	兒把萬殊歸一本
纜來定省在晨昏	四更裡 月西斜	思想林英自嘆嗟
自從東粧來下嫁	有名無實兩分枒	冷落三年貞節大
面容憔悴少光華	休怪為夫無風雅	修成度你出塵沙
五更裡 月落西	仔細思量實慘悽	一心要把異常避
夜靜孤身翻坎離	拋別叔婦虧天地	少在膝下問安居
孩兒有日修成器	來度叔婦與兒妻	

話說湘子嘆完五更正是玉兔西墜金烏東升陽光照徹海底

自覺智慧開朗心花開放又是一番新氣象振起精神往前又
走再說鍾離在雲端觀見湘子後面追尋便叫採和仙弟湘子
來了他雖是有根氣之人也要唬他一下看他意下如何說罷
採和就在路旁變做一垂楊柳湘子到此困倦就在樹下歇息
湘子將身纔坐定 閉眼就見十閻君 牛頭馬面凶惡狠
唬得湘子戰兢兢 放開膽量將言問 大王在上且容情
我也曾把佛門進 地府除名早抽丁 為何苦樂兩途混
善惡不分不分明 閻君即便開言論 從你得道我除名
無奈你的陰氣勝 難免地府不來行 湘子聽明有章本

伏望大王格外憐

放我修行陰撥盡

靈山會上總報恩

說罷之時纔驚醒

一身冷汗濕衣襟

話說湘子醒來心中想道我的功夫十有八九猶受閻君的氣
還是往前尋師修到那陰盡陽純之時超三界之外不服閻
君所管方如吾願二仙又說道如今既唬了他再將樞鼓變一
茅庵你變個二八佳人我變個年邁公公等他來時試他凡心
如何方好度上終南主意已定即便行事

不言二仙來變化

湘子尋師到來臨

忽然擡頭來看見

一座茅庵正合心

要想進去找茶飲

訪問終南的路程

想罷將身把門進 走出公公年萬人 相子當時忙施禮
 尊聲公公請聽云 小子要往終南去 不知路徑那裡行
 伏望公公來指引 後有好處來報恩 老人便乃將言問
 相公貴處那裡人 家住何州並何縣 姓甚名誰說我聽
 為甚事來因甚事 單人獨自在外行 看你好似官家子
 要往終南為何因 相子見問回言道 公公在上請聽云
 說我家來家不遠 說我無名却有名 家住長安永平府
 昌黎縣內是家門 小子姓韓名湘子 娶妻學士女林英
 父親也曾為進士 單生小子一個人 不幸父母亡故早

多虧叔孀搗成人 叔父在朝為翰院 都是朝中有名臣
 小子要往終南去 找尋師父去修行 老人聽罷將言講
 叫聲相公你是聽 老夫不是別一個 員外即算第一名
 金銀寶貝多廣有 田地庄村萬里程 家鄉原住雙林樹
 茅庵草舍過光陰 又無三男並四女 單生小女在家庭
 相公若還不擇棄 願將小女結為婚 還望相公施則隱
 憐憫老夫孤獨身 庄村田地交與你 金銀財寶任施行
 老人說完一夕話 房中走出小姐身 柔聲姣語稱公子
 手平胸膛把禮行 奴看相公非凡品 定是朝中一品臣

父親所言請應允
 不比尋常女釵裙
 相公若肯將奴聘
 我是銅打鐵鑄心
 金銀財寶我家有
 推奴使婢不聽
 穿紅着綠追魂票
 莫要歪纏耽擱人
 今生姻緣前生定

這段姻緣天湊成
 多少玉孫來求配
 願做連針補線人
 不是愛錢光棍漢
 無數田地與庄村
 林英比你美貌勝
 搽胭抹粉搗魂瓶
 佳人又來將言稟
 切莫錯過好良因

奴家本是千金女
 不是姻緣配不成
 相子回言休賤蠢
 怎來貪你這相因
 翰院衙門我不坐
 不愛妓妻愛修行
 我勸娘子找別個
 相公你好不聰明
 奴家今年二八整

正當新婚宴爾春
 我勸相公來應允
 奴今撞死赴幽冥
 開言叫聲小娘子
 豈無俊俏美郎君
 况你本是五漏體
 賣動風流哄愚人
 有日命盡無常取
 管你成親不成親

相公休要錯緣分
 莫負奴家一片心
 湘子聽言打冷勁
 你莫設下陷人坑
 你將美色來迷我
 怎比男子貴如金
 括盡愚人枯骨髓
 地獄血河受罪刑
 小姐聽完心暗喜

年紀輕輕修甚行
 若是相公不承允
 口念彌陀不絕聲
 世間多少奇男子
 你來迷我枉勞神
 今日你把風流賣
 縱有仙丹點不成
 我今死心修行去
 此人心真意念誠

話說小姐見湘子執意不從也就不阻攔說道相公實意不肯成親也罷你可認得奴家麼湘子回言我素不相識我認得你是誰小姐說我有一道兒在卧虎山教書你可知道麼湘子聽得說道原來是師叔在此弟子多有得罪了那老公公見湘子實意真心也變出鍾離的模樣湘子一見師父扯住大哭不止卧虎山師徒折散 遭考懲打罵森嚴 跳出牆終南追趕 實指望天湊機緣 幸今日師徒會面 好比那冷灰出烟 好比那雲開日現 好比那月缺重圓 精氣神打成一片 手挽手和氣一團 但不知路有幾遠 鍾離說十萬八千

叫探和三車運轉 呼湘子一担承肩 我鍾離穿針引線 齊努力冲開泥丸 話未完雷動風散 恍惚間雨濶日暄 正到那懸巖陡坎 正到那弱水凶灘 全無有顛顛險險 全無有阻阻攔攔 風飄飄猶如電閃 舟搖動恰似箭穿 頃刻間機圓活徧 一霎時就到終南 雖然的天爺照看 也是你達變通權 到此處留心打點 到此處不比凡間 四天王凶惡難犯 八金剛排列兩邊 有韋馱執杵擁院 有靈官執鞭護禪 真令人心驚膽戰 真令人不敢向前 湘子言望師引見 鍾離說先把佛忝 見幾位慈悲方便

見幾位道德純全	見幾位面生三眼	見幾位透體光寒
見了些嫦娥仙眷	見了些秀麗仙官	巍巍乎靈山不遠
溶溶然瑞靄冲天	光晶晶重重寶殿	妙玄玄處處金砖
吃不盡仙茶聖飯	吃不盡玉坡金丹	五銖衣隨心施展
金童女扶持遊觀	蒼松幹菁竹茵軟	丹鳳舞白鶴翩翩
有鐵雀虛空叫喚	有清風明月通傳	曹國舅打迎陽板
張果老騎驢笑歡	我呂師清風寶劍	鐵拐李脚拐顛
我師尊賜我一件	魚孔笛吹起開喧	吹得來陰陽回返
吹得來斗柄綿綿	說不盡終南體面	真瀟灑快樂無邊

話說湘子自從到了終南山過些神仙日子一切快樂說之不盡還要懇求師尊將這終南山三字講來弟子纔得明白鍾離道這三字雖是一個地名却包藏道理在內凡人身皆有這座山只是酒色財氣四堵牆隔住所以不能得到了終者窮盡之意陰極陽生之理試看時交冬至節那坎水中一點真陽便從坤宮陰極處發生出來名為地雷復綿綿不絕竟直長到陽極處合了先天的乾陽南者南方之意外陽內陰之理試看時交夏至節那離火中一點真陰便從乾宮陽極處發生出來名為天風始綿綿不絕竟直長到陰極處合了先天坤陰山者剛健

中正之意篤實光輝之理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其道光明這終南山的奧妙無窮天機甚大景致多端總要那純陽紫陽丹陽正陽白陽紅陽重陽善陽方纔到得的你明白麼湘子回言蒙師尊度脫弟子豁然貫通實在萬幸了

回家不見侄湘子

心下着忙驚又驚

便把張千李萬罵

大罵狗才兩個人

扶侍相公攻書史

如今他向那裡行

若有相公來還我

饒你性命過幾春

若無相公來還我

叫你二人喪殘生

張千李萬魂吊了

跪在一旁望夫人

話說夫人聽見忙出廳前叫聲老爺不用發怒侄兒要去他二人豈是留得住的何不同到山中書房看個明白韓愈聽了將就到書房四下觀看只見壁上寫有詩句是湘子的筆跡好不痛殺人也哭曰坐書房淚汪汪想起我命好悽涼父母早早喪兄嫂一並亡可憐我兩夫妻無兒無女無侄湘子只因他學二仙長日把道情唱啼呼氣斷我肝腸想兒生得粉團樣又怕打又怕風霜我打他我越悽涼我越慘傷只說是愚人出了迷人網拘在後堂專習文章誰知他纔出迷人網昨晚又跳牆噯呀恹傷噯呀悽愴寧走平地上高跳去實實難當哭一聲我兒韓

湘何回頭細思量你親墳前誰將享別下林英守空房狠起
心腸絕了我韓家後代無人燒香哭一聲我的兒郎你不想叔
父與叔娘顏色蒼蒼鬚髮如霜那個送終安葬可惜我這些金
銀寶貝華屋亮堂堂無人受享白替別人來奔忙我的韓湘呀
韓湘你是去向那一方你是去做那一疋我心痛傷恰似那刀
割心腸你那叔娘越更心傷只見他紛紛流淚濕衣裳你妻在
香房還在痴心望想望你來共枕同床聽得你今跳出牆音信
渺茫他好像死了爹娘樣一夜哭到大天光

林英嘆命兒垂早嫁出來

細想起好傷懷前世安排

別人嫁會懷胎夫妻和諧

即有貌奴有才不斜不歪

好比花罈內栽奇哉怪哉

耳裝矐口裝呆令人難猜

春景來百花開奴好孤哀

越牆去理不該死了未埋

話說林英哭至夜靜更深心中想道短幸即呀你害得奴家無
把無邊怎樣開交忽聽樵樓起了更鼓觸景生情哭數一番

更一點响銅鑼

房中痛壞女奴娥

手把香腮流痛淚

心內猶如萬刀割

可嘆奴的命運乖

從小將奴配韓學

自從過門結髮後

幾多委曲向誰說

丈夫行事顛顛倒

好打槌鼓唱仙歌

你為生死修行去

害得奴家沒奈何

悲啼慘切交二鼓 似醉如痴淚雙落 二更二點月出來
低頭無語痛傷懷 奴家本比官宦女 素有三從四德才
偏偏遇倒楊奎漢 痴心修行別女孩 想擇高門再四配
又怕惹出是非來 說我不明烈女傳 作下罵名頭怎的
料想今生無佳偶 不由痛淚滾香腮 想到盡頭無底止
又聽銅鑼三下來 三更三點正昏沉 一場怪事把人驚
忽聽外邊脚步响 輕輕走進臥房門 夢裡佳人忙跣起
相公連連叫幾聲 說你越牆 回家轉 莫負奴家一片心
你我姻緣前生定 雲行雨施合乾坤 奴正恍惚說君子

相公連連推不能 雙手撇開朝外走 驚醒南柯夢裡人
四更四點月行高 思想驀即好心焦 夫要修行家中好
何必越牆往外逃 久阻歸期長望欠 夢魂相會好幾遭
把奴惹得春心掉 為甚遠走把奴拋 枕冷衾寒將誰靠
風箏線斷落樹梢 奴家做了望門寡 無依無靠過終朝
佳人哭到傷心處 又聽銅鑼五下敲 五更五點天氣寒
不由一陣好心酸 拋頭露面真無奈 那管鄰人恥笑談
女子無夫為怨女 上前退後難上難 古人留言說不錯
果然薄命是紅顏 當初有個玉蓮女 曾配書生魏魁元

水打欄橋兩分散

三世夫妻又結緣

莫人想已心更慘

未知收圓在那邊

林英嘆至五更止

又聽奉旨三員官

大唐天子登龍位

憲宗皇帝坐長安

統國治民正九載

天乾大旱有三年

黎民百姓口叫苦

男女老幼喊皇天

君王傳出一道旨

宣上三卿李林韓

三人府伏稱萬歲

君王殿上把話傳

第六回

三大人南壇祈雪

杜夫人夜夢韓相

普度仙卿職不輕

真人文給天花名

先到南壇占瑞雪

還從夢裡慰親心

話說憲宗皇帝在金鑾寶殿開言說道寡人身居九五之尊統

國治民全賴眾卿輔佐今度安大旱三年黎民餓死大半當此

冬至之節差韓愈林國李向東南壇祈雪替救羣生若半月有

雪三卿官上加官半月無雪三卿禍滅滿門無違旨諭斂哉

三卿領旨出朝房

打掃南壇晝夜忙

只為黎民道荒旱

虔誠祈雪遠上蒼

招請高僧並高道

開壇扎竈把幡揚

行香讀水來掛榜

早上疏文晚上香

看看求了十二日

只見青天大太陽

三人正在危難處

驚動靈霄張玉皇

忙差千里順風耳

快觀下方察其詳

凡間有甚事冤枉

驚動我來不安康 千里順風忙奏上 天尊在上聽其詳
只因長安遭大旱 三年無雨若難當 憲宗差下韓林李
祈雪救民免飢荒 說是半月有雪降 官上加官位君王
若是半月不見雪 三大全家並遭殃 玉皇大帝聽得講
即差鍾離與純陽 下方韓愈身有難 前去度他免受傷
韓愈他是捲簾將 為偷仙酒取下方 二仙當時忙啟奏
天齊在上聽端詳 也曾度他兩三次 奈他利鎖與名韁
如今度了他佳子 現在終南候旨詳 玉帝聽說忙吩咐
宜上還原小韓湘

話說玉皇吩咐湘子你今不迷本性返本還原朕封你為天花
真人普度仙卿之職賜你八卦紫綬仙衣一件老龍絲縞一條
登雲履霧鞋一對雖途程萬里一時可到賜你降龍伏虎簡
板一付上管三十三天中管人間生死下管一十八重地獄賜
你提魂斬鬼金剛一對千變萬化賜你花籃一個內有八節長
春之景四時不謝之花賜你葫蘆一個上裝天地日月下裝萬
國九洲有詩為証葫蘆雖小三寸高蓬萊山下長根苗裝盡五
湖四海水不滿葫蘆半中腰欽頌 玉旨度你叔父歸天不可
有違湘子謝恩即刻下凡

湘子領了玉帝旨 拜別龍顏下九重
 撫鼓簡板輕敲動 撥開雲頭到半空
 嘆聲叔父貪心重 說着就把顏容變
 面前見對小牧童 哀求度他上天宮
 湘子當時忙便問 你今如何認得我
 言語高上且從容 你的霞光往上升
 我們一見毛骨悚 湘子聽得這句話
 心下奪乎粧耳聾 話說湘子心中想道
 我纔把仙家顏容退去三分
 留下七分遮體却被這兩個牧童識破
 喜得我還未進城倘我進了城豈不

失漏了天機不免把他哄過
 將容顏退去七分只留三分使
 用方好進城便高聲叫道
 牧童哥我不是神仙那後頭來的纔
 是牧童掉頭一看湘子變化的容顏就不同了
 哄得牧童掉頭看 變作凡體似俗人
 駕動風雲來得快 進了長安花錦城
 只見家家燃香燭 旗幡招展掛榜文
 虔心虔意供天神 大街小巷多鬧熱
 見個老翁面前存 湘子便乃將言問
 便問公公年邁人 城中戶戶排香案
 為着何事發虔誠 老翁即便回言答
 道童有所不知音 只因長安天乾旱
 三年無雨難黎民

當今天子傳旨諭 差遣三官把雪祈 於今求了十二日
何曾有點雪降臨 也是三位災星到 這事如何了得成
再等三日雪不降 三位大人禍臨門 湘子又來將言問
是那三位請說明 老翁即便回言答 一韓一李一姓林
湘子就請老翁稟 就說來了一道人 懷抱楸鼓合簡板
出賣雷雨與風雲 仰手是風合手雨 祈雪無有不降臨
老者跑上南壇去 出來說聲請道人

話說湘子來到門外便問老人這三座門兒我走那座進去老人說就進東角門而進湘子說你去稟上老翁我們出家人立

心正大要往中門不走旁門他若開中門我便進去若不肯開
中門我便轉去老者聽言又去將言稟上韓愈說道中門是聖
天子行走的這個野道糊說與我拿他進來責打枷號示衆他
纔知老夫的利害林大人說不必發怒就開中門請他進來他
若有祈雪手段便罷若無祈雪手段任憑大人法度說罷叫開
中門請道人進來左右叫聲這童老翁請你進去湘子便行了
幾步即止步說道這三位大人未免有些輕慢出來迎接貧道
幾步也不虧他韓愈聽得罵聲遊方野道這樣無理開中門讓
他行走也就罷了還要我等迎接他是何道理林大人說既開

龍鳳門也不妨接他幾步即便迎接進門走上大堂叙禮已畢
分賓坐下林大人便問道長要用那些祭禮湘子說只要猪首
一個米一斗酒一罈左右將禮物擺開湘子上壇拈香行禮

湘子將身來變化

變個豺狼面貌青

擺的禮物一口盡

衆官一見着一驚

恍惚又把原形現

來把幾位大人尊

至今天乾有幾載

大人回言整三春

相子就把神通使

一年一尺一寸零

二年二尺二寸厚

三年三尺三寸深

口中念動真言咒

當時空中起烏雲

朵朵梨花空中墜

細細飛飛落下塵

只見重重歌滿地

瑞雪飄飄遍山林

壓了多少無名草

四鄉儼苦雪蓋銀

天地番為銀世界

壇場化作白玉城

當今天子心歡喜

喜壞祈雪三位臣

雪正下時久上了

霎時霧散現日明

話說三位大人說道方纔下得好好的為何又住了湘子說已

有三尺三寸了韓大人即叫左右將尺高低量來果然不錯便

問道童你既請得這雪來你可將這雪的實情講來我聽唱道

尊一聲大人請聽

聽這雪有段道情

天地間陰陽迭運

二氣交週天轉輪

剛柔摩寒暑動靜

八卦盪雷雨風雲

論這雪陰氣結定

俺想起有個來因

金生水金寒水冷

癸水旺雨雪飄零	天降雪地雷復震	這甲木直從癸生
一陽生坎水溫暖	地澤臨土又生金	地天泰陰陽和合
東風動解化凍冰	雷天壯澤天陽盛	天風姤夏至陰生
天山遯離火當令	天地否天陽地陰	風地觀山地剝盡
霜雪降地道成坤	這冬雪不失其信	皆天道變化成形
長安國久無雨雪	君不君臣又不臣	帶累了黎民百姓
遭乾旱受盡災星	我如今道法感應	老天爺普濟羣生
陰極陽陽光照頂	陽極陰陰雪加臨	頃刻間鵝毛片片
頃刻間瑞雪紛紛	園中栢留青尚勁	嶺上梅吐艷爭馨

讀書子映書可咏

那征夫感慨歌云

有高賢騎驢適興

有佳人踏灶怡情

迷三冬可稱佳景

飄六出先兆豐盈

衆大人臺前賞慶

衆百姓到處沾恩

從今後改邪歸正

從今後共樂昇平

話說文公聽了滿心歡喜說這道童頗明道理叫左右與他綢緞湘子道綢緞貧道不要文公道拿去做衲衣遮體換你身上那破衣湘子道綢緞本是黎民織貧道穿來不忍心破衲壞時化片補東針西線不污身文公道賞你金銀湘子道貧道不用金銀本是禍根芽萬苦千辛只為他任你黃金堆北斗也將皮

肉葬黃沙文公道奏明皇上賞你官職湘子道貧道不做官朝
中宰相五更寒鐵甲將軍夜守關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
不如閑只要韓大人辭官捨家跟我修行就好得狠韓愈聽了
罵聲野道這等狂言與我趕將出去湘子道不消趕自棄就是
韓仙見他發了怒霎時騰雲上九霄只說南壇把叔度
誰知空來走一遭暫且回天把旨繳漫漫調停又支消
叔父痴迷不向道心中好似滾油交露天洞府嘆不了
前思後想淚雙拋想到媪母恩難報不如前去度一遭
遙觀媪母睡着了又下凡塵不憚勞忙把山神土地叫

你今前來聽吩調你去對我媪說到說我回家把母瞧
山神領命忙通報夫人面前說蹊蹺侄兒成仙真榮耀
來度夫人赴蟠桃說罷忽然不見了夫人恍惚心內焦
耳邊聽得人說笑忽見湘子小兒曹夫人夢中忙計較
我今細問你根苗你說姓名我便曉家中事務叙叨叨
湘子叫聲莫煩惱媪媪聽我把名標我父韓休恩德浩
我母呂氏更劬勞三歲之時父喪了七歲我母付陰曹
多虧叔媪來撫抱殺身難報這恩膏如今侄兒成了道
夢魂來會媪一遭明明白白非虛渺少要掛兒莫心焦

勸媪休要睡昏覺

修行訪道樂逍遙

說罷將身朝外跑

夫人驚醒淚滔滔

起來便把林英詔

喚出媳婦女英豪

昨夜老身得吉兆

夢見侄兒轉故郊

頭戴一頂方巾帽

身穿一件濫袖袍

他說拋下妻年少

別下叔媪年紀高

說他成仙遊蓬島

來度老身上靈霄

醒來侄兒不見了

痛壞老身心上刀

從今想把兒會倒

除非二次夢魂招

林英聽完珠淚吊

婆媳二人痛嚎啕

湘子托夢且不表

又說文公誕今朝

第七回 韓神仙大堂上壽

顯道法火內栽蓮

人生七十古來稀

火裡栽蓮道也奇

今番叔媪能知悟

少費孩兒半夜思

話說韓文公領香祈雪南壇上表

玉帝命湘子下凡速降大

雪免災脫禍他的侄兒度他不醒回天繳旨去了看看不覺壽

期已至文公對夫人說道明日是老夫七旬壽期滿朝文武官

員要來與老夫上壽叫手下人等急速備辦酒筵款待賓客吩

咐已畢一夜晚景不提次日合朝文武大小官員齊集府門門

上報知文公迎至大堂叙禮已畢分賓坐下茶罷落蓋文公便

開言說道今日老夫生辰承蒙列位光降也是蓬壁生輝且又

多備厚禮實實愧受也眾官員齊聲應道今逢大人壽誕之期
乃千秋佳節下官等無以為敬不過如野人之獻芹聊表寸心
耳文公道聲豈敢叫左右酒席可齊否左右答應齊備多時文
公吩咐快傳執事擺上席來

左右連忙來安頓

滿堂擺下酒和珍

百般美味說不盡

羊羔美酒色色新

不表眾官來賀壽

且表終南湘子身

雲天洞府遙觀定

高官滿座眾如雲

齊與叔父來賀壽

延賓待客鬧沉沉

待我前去將他度

按落雲頭到府門

便請門上去通稟

相煩通稟韓大人

你說門外一道長

特與大人賀壽辰

門上聽得忙回稟

文公吩咐出府門

眾位大人來飲酒

叫你不要亂進門

湘子即便說大話

門官替我再說聲

說我能化天邊月

又能吞含海內燈

乾坤雖大擎得定

芥子雖小能藏針

門官聽說這些話

直言告稟韓大人

林國學士都得聽

便叫他來演戲文

話說門官出來叫聲道長我家老爺叫你進去湘子一聽就一
步三搖的行至大堂尊聲眾位大人貧道稽首了文公道你這
野道眾大人的面前如何不下全禮湘子說大人在上貧道有
三不跪的說你是那三不跪湘子說上不跪天下不跪地中不

跪於國家我也是官家子孫韓翁說你把官家說來豈想要壓
 着老夫不成你既是官家子弟可對上一聯來湘子說請大人
 出題韓大人說朝廷大官位高貴重湘子對道洞府仙子意靜
 心閒大人驚說道這個小小道童却有幾分道學我且問你家
 住那裡從何而來 大人問我那裡來 呼風喚雨下瑤臺
 大人問道你又要往那裡去呢 若問貧道那裡去
 大人聽我說端的 王馬岳趙前面走 五百靈官隨後跟
 大人又問你住那裡湘子說道 家住終南極樂地
 雲天洞府我安居 不納錢糧不上稅 又無官員來管司

若是玉帝來宣我 不去也是無閒的

話說韓愈聽了心中大怒罵道他盡指東說西的呌左右與我
 責打四十他纔知利害湘子說大人不消打貧道招來就是

咱家住在半山坡 前後上下無着落 水為樓閣松伴我
 神仙難尋那巢窟 縱是烏鴉飛不過 任他狂風括不着
 有人問我名合姓 呼風喚雨一大羅

話說韓愈聽了罵聲野道講至山坡來又講到天上去了你可
 認得這兩邊拿的是甚麼東西湘子說貧道認得他叫做一片
 竹只管得那愚民百姓却管我不着大人尊坐聽我實言告稟

大人那裡見得明
 貧道這裡說得清
 家住長安永平府
 昌黎縣內有聲名
 南樓街前鼓樓下
 八字牌坊黑漆門
 門前獅把綉裘滾
 門上匾額掛中心
 禮部尚書幾大字
 就是侄兒洞府門
 韓爺聽了這些話
 罵聲狂徒野道人
 天上說到地下轉
 地下說往天上行
 說來說去說着我
 說在老夫府衙門
 林爺旁邊開言論
 大人不必怒生嗔
 不看經面看佛面
 不看道童看鄉親
 韓爺聽把張子叫
 取件衣裳送道人
 湘子稱謝不用取
 我有破衲可遮身
 不是棉花來紡織
 不是綢緞與紗綾
 是我東家西家化

千針萬線來縫成
 王母娘娘來裨補
 裨裨補補五百春
 穿在身上不熱冷
 不沾天來也沾塵
 水泡千年不會濫
 火燒萬載不能焚
 大人一聽喚左右
 與我擡過火一盆
 試試破衲真和假
 以好責打野道人
 湘子聽言忙不住
 連人和衣睡火盆
 炭火上而滾幾滾
 扒將起來尊一聲
 大人看這破衲襖
 反加黃色兩三分
 話說韓爺一見說道
 這個道童果然有些趣味
 只怕是個張演
 戲法的教化頭
 叫左右取些金銀打發他去
 湘子說大人在上
 古來教化頭只有三個
 然何又聞出四個來了
 聽我講來

正好修來正好修	大人在上聽從頭	昔日老君去雲遊
西度函關跨青牛	道德天尊傳妙道	至今依教永傳留
度過神仙無其數	他是第一教化頭	釋迦文佛去雲遊
單瓢隻杖度春秋	榮華富貴無心戀	愛子姣妻一筆勾
靈山會上說杏妙	說得蓮花誨舌頭	生老病死苦志却
他是第二教化頭	昔日孔子去雲遊	周流列國遍九州
曾刪詩書定禮樂	贊過周易作春秋	三千徒眾明理義
七十二賢有嘉猷	萬世師春成了聖	大成至聖古今留
五經四書傳天下	他是第三教化頭	今日貧道下山遊

來賀大人七十秋

酒席筵前演妙法

金蓮生在烈火頭

烈火焰焰朝上滾

滾出滾進像綉裘

不能燒着破衲襖

封我第四教化頭

話說韓愈聽了罵聲野道快與我又將出去湘子說不消又貧道自去就是出了大堂想想又轉來說道韓大人壽滿七旬貧道特送仙子與大人賀壽說畢將樵鼓响了三下樵鼓中跳出兩隻海子來了韓大人問道這海子有何用處可會唱詞曲麼叫他唱一曲上來試聽湘子說大人請聽那海子即便唱道

小小海子本非凡 玉皇封贈我小仙 三十三天我朝上

萬里長江我駕船

大人高壽排筵宴

特來府衙添笑顏

話說韓愈心中想道這個道童果有手段待我再試他一試叫

聲道童老夫門前有三十六步石階你叫他扒將上來看看道

童說這更不難

叫聲海子聽吾言

石階上面走要頑

海子時下忙聽喚

跳跳蹦蹦走上前

扒了一步扒二步

三步四步喜歡添

五步六步就不走

大人上面又開言

為何止步不走滿

明明戲法學不全

海子便乃將言轉

官至六部進不前

我止扒到六部止

再扒一步要上天

話說韓愈說道這個道童為何又取笑老夫與眾官看你在老

夫面前覺有些親密之道可拿甚禮物來與老夫不成

道童下面開言道

大人在上聽其詳

出家之人無禮物

只有樵鼓唱洞章

眾位大人齊飲酒

聽我唱段山坡羊

樵鼓簡板輕敲動

飛出仙鶴唱一喏

紙作門神會使鎗

泥塑土地念文章

木雕羅漢誦經卷

石馬山中會看羊

畫的美人都會唱

鐵打牛兒過得江

那怕大人官高上

難比俺們樂無疆

又把花籃提在手

籃內跑出一隻羊

葫蘆閣出一隻兔

口出人言道短長

羊兒跪在塵埃地

念聲佛號喜氣場

兔兒也把善人獎

善哉善哉聽端詳

我曾度你兩三次
三三兩兩不還鄉
爭名奪利做那樣
貪妻戀子夢一場
任你高官並宰相
無常一到沒主張
任你金銀堆北斗
空拳空手見閻王
白奔忙來痛悲傷
名利恩愛在那方

話說韓爺聽了這些話氣得火高十丈林大人一旁說道親家不必發忍想我二人官高一品豈不如他道童不成問他家住那裡何方人氏發有司官拿去問他一個罪名有何不可說罷就問道童你實是那裡人氏道童說大人呀

要問貧道那裡人 俺是瀛洲界上人 常做蓬萊山下客

又會作歌又會文

又會卜課占日月

伸手飄飄起風雲

無人知我名和姓 故人對面實沾親 休笑俺們這光景
神仙洞府修過行 雖然衣破人不破 遍體骨肉似黃金
雖在沿門來吃化 是學閑遊散淡人

大人說你這樣子明明是箇懶漢道童說聽我道來

說我懶來我就懶 懶中妙景人難見 日裡閑遊學吃化
夜晚歇在無影山 廟前廟後隨我倒 廟左廟右任吾禪
日高三丈還懶起 五更懶睡坐蒲團 初一不把香來燒
十五不犯燭來燃 客來無茶送他吃 親戚朋友都待慢

餓等猿猴來獻菓
 渴飲醍醐酒一罈
 懶人常吃日烏肝
 懶中勤來懶中幹
 懶中自有真人現
 有人學得我懶法
 便是長生不老仙

大人又說這好像一個瘋漢道童說聽我道來

說我瘋來我瘋了
 大人跟我瘋了好
 范蠡瘋了歸湖去
 張良瘋了歸山早
 昔日有個明女通
 一家大小都瘋了
 起東風來往西跑
 起北風來終南跑
 終南前瘋漢鍾離
 絞南後瘋張果老
 張果老來瘋得好
 倒騎驢兒往上跑
 緊着跑來慢着跑
 跑來跑去不見了
 大人若還跑迷了

冤家兒女拉住了

有朝一日龍顏怒

謫貶朝陽苦不了

雪擁藍關起大風
 戰戰兢兢凍不倒
 張千李萬被虎咬
 騎的馬兒也死了
 怎開交來怎開交
 何不修行訪道高
 名也難來利也難
 禍到臨頭悔不完
 你看貧道歸天去
 逍遙快樂甚歡然
 不表湘子歸天去
 且表夫人慟心間
 思念侄兒韓湘子
 自嗟自嘆淚濕衫
 湘子雲端來看見
 又下紅塵走一番

話說湘子在終南山觀見嬌母思念於他變一個化緣的道人假帶書信接落雲頭來到自家門首即將樵鼓簡板响亮唱來

勸你修來你不修 人生好似水上漚 前面有個金絲網
後面有個釣魚鈎 我勸叔嬭早回首 莫待臨期一筆勾
西眉山上一柯槐 石土岩上長出來 奇哉奇哉真怪哉
八洞神仙親手栽 叔嬭早把名師拜 功圓果滿上天臺
話說湘子正在好唱忽見張千李萬走出門外問聲道童你是
那裡人氏我家夫人叫你進去唱道情湘子聽了尊聲長官貧
道有話相問韓老翁的府門在那裡張千說此處便是道童說
既然如此相煩通稟一聲說我有個朋友名叫湘子我今替他
帶得有封家信張千說既然如此拿與我們傳進去道童說我

那道兄叫我親交夫人恐防傳失落了張千李萬急忙走進內
堂稟上夫人外面有個道人與大相公帶封家信要見夫人夫
人聽得猶如天上落來的星宿一般急叫張千李萬快請進來
夫人聽了這句話 張千李萬輓出門 一見道童連聲請
快請進去見夫人 說罷張千前引路 李萬跟着後面行
一直來到後堂內 見了夫人變了心 跪在面前雙流淚
夫人連連口內尊 夫人上面開言論 我今問你這道人
你與我兒帶家信 我兒何處會你身 你今未言先弔淚
是何情由說我聽 道童下面回言答 夫人在上請聽云

說起令侄韓湘子 他是與我同年庚 因我要到長安地
 他即修書帶回程 叫我送到韓府內 親手交付與夫人
 昨日王母蟠桃宴 好酒貪杯悞事情 貧道多吃幾杯酒
 倒在仙樓睡沉沉 恍恍惚惚睡一覺 失落書信不知音
 因此貧道纜弔淚 不知此事又怎生

話說夫人聽了說道我侄兒請你帶信你當要小心纜是為何
 失落了自古道受人之托必當忠人之事道童說夫人不用煩
 惱那日你侄兒在那邊寫貧道在這邊看寫完之後他又細念
 與我聽書信雖然弔了我還記得清夫人尊坐聽我從頭念來

說起那個韓湘子

他是與我同年生

他說家住永平府

昌黎縣內是家門

提起家中流痛淚

說到命苦痛傷情

他寫韓休是他父

呂氏夫人是母親

叔父韓愈來撫養

杜氏嫡母撫成人

韓學原是他的名

三歲之時喪父親

七歲之中母又死

十三歲上娶林英

十六歲上終南去

講道修行續前朝

他說他的命不幸

連喪父母苦傷心

因此修書拜嫡母

叩謝叔嫡撫育恩

話說夫人聽了問道如今他還在終南沒有道人說道

如今他在終南地

常來四方化善人

他若化緣口渴緊

就往酒店走一巡
一呼連吸三杯酒
做個瘋癲到如今
個個笑他瘋羅漢
偷天換日過光陰
他說有日回家轉
來度夫人去修行
他在快樂逍遙處
閑看神仙洞府林
夫人聽了這句話
刀割心肝五臟疼
我兒終南得好處
怎不親來看老身
想你叔嬸年紀邁
白髮蒼顏有七旬
又無一男並一女
萬貫家財付何人
你叔雖抱張家子
改為韓貴是學名
等你叔嬸身死後
難免依舊姓張人
剛纔說到這句話
不由兩眼淚淋淋
話說夫人哭罷一場
回想這個道人不知他在那裡訪着我侄

兒的信息特來我府中
哄些金銀我就信他
不成不免待我盤
問他一個年庚即問道
人你既與我侄同年
可將生庚八字說
來我聽道人說夫人
尊坐聽我講來

我是甲子年間養	二月十五午時生	午時三刻纔生下
父母把我當寶珍	三歲之時喪了父	七歲纔滿喪母親
十六歲上終南去	訪師學道苦修行	自從三歲叔嬸撫
撫養侄兒十六春	竟到於今心不忍	千萬難忘叔嬸恩
夫人說道是一樣	你同我兒共身形	夫人思想又悲痛
越思越想心越疼	我兒出在他方地	好似道人一般情

誰知他是官家子	竟做孤苦下賤人	我兒不念我撫你
也念你娘生你恩	十月懷胎多辛苦	三年乳哺費娘心
自古神仙是大孝	不孝神仙未曾聞	事孰為大事親大
天道要從人道行	修行必定有孝道	孝道修行怎應云
你與我兒同一道	請把孝道講我聽	道人便將懷胎苦
從頭一二叙分明	一月懷胎說根生	說起根生有來因
父情母意恩德重	恍惚杳冥精血凝	精血凝就無極究
形如立天一般論	神仙若有思凡意	靈性投入在娘身
我娘不知其中意	還說為甚受昏沉	二月懷胎在娘身

太極立地把天存	無中生有不方便	我娘纔知生子根
三天不得兩天爽	坐在房中懶動身	思想東園桃李吃
又想美味五辛葷	有錢之家般般有	無錢之家枉費神
三月懷胎在娘身	天地三才始生成	我娘只為兒和女
受苦不便對人云	三餐茶飯不想吃	面黃肌瘦少精神
縱有活計勉強做	提起線來吊了針	千思百慮無其奈
悶悶懨懨過時春	四月懷胎四體全	我娘時刻持心間
行動不敢生造次	做活不敢放心寬	一心只怕有差錯
又恐墮落苦難言	飲食不敢多吃點	睡臥不好把身翻

娘親受盡千般苦

忍氣吞聲對誰言

五月懷胎胎已成

五臟六腑一齊生

兒在腹中吃娘血

母腹作痛陣陣昏

吃娘氣血形容瘦

皮黃骨瘦不像人

逢人不敢伸顯面

諸般美味不想吞

行路猶如千斤重

坐下好似病纏身

話說夫人聽完五個月懷胎便說道這懷胎說得理確情真的
你好似箇中人了也還有些學問但是忤逆之人聽到這裡他
到也聽不進心若是孝順的人聽到此處只怕越發傷心了至
於後五個月不消細說你只說那臨盆降生來聽聽道人說道
懷胎六七八九月 父母憂愁死與生 十月已滿胎氣足

孩兒腹中要臨盆

緊一陣又痛一陣

我娘痛得好傷心

暗求家神並先祖

催生娘娘快降生

孩兒腹中翻筋斗

娘連死來兒連生

哇啼一聲下了地

生死纔隔紙一層

是兒是女忙抱起

娘生方得現太平

話說夫人又問道人既生下兒來這三年是怎樣撫養道人說
夫人尊坐聽訴苦情 父母見兒心歡喜 謝天謝地謝祖先
祈保孩兒易長大 無災無難病不纏 若逢傷風並咳嗽
痧癩痘疹病多端 又或驚風乳不吃 我娘時刻痛心肝
只差替兒換病患 要等好了心纔寬 兒若笑時娘也笑

兒若啼時心不安 白日堯兒開遊玩 夜晚抱兒在胸前
兒若肯流屎與尿 娘睡濕來兒睡乾 兒若不安吵鬧喚
娘親一夜不得眠 天明起早不怠慢 隨扯孩兒在背間
做活吃酒隨身伴 丟兒在家心掛牽 嚼飯喂兒不生怨
口水洗污也不嫌 一周二歲兒學走 時刻提防高矮偏
錦繡衣服多治辦 又要與兒置田園 為兒造罪千千万
那個兒女替娘擔 三年辛苦仔細算 百般恩情實難言
青絲髮兒能數滿 惟有親恩報不完 我勸夫人回頭轉
出家修行上終南 百年死了如戲散 數盡孽障終可憐

話說夫人聽了又問道人你講這三年乳哺之恩仔細想來實
在如情如理一點不錯你又將這孝道講來與我聽聽道人說
道這孝道是至德要道有小孝有大孝有人道有天道試看古
聖賢仙佛曉得父母的恩德深重即粉骨碎身實難報盡的只
有做個仁人孝子由人道而認真天道辨明非道訪求至道得
聞受教知道好道學道造道體道修道行道成道樂道了道儒
家為聖釋家為佛道家為仙憑自己的道學道力道德道氣超
度父母祖宗脫離苦惱高登極樂絕登得此道的性量完得為
孝的分量總是純孝至孝所以曾子守身戰兢自持臨淵履薄

自凜保到那道全德備之時道得本來的面目方纔叫做全歸
孔聖孝經教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有子曰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又曰仁之實事
親是也文昌帝君曰惟此光明孝子身果是金剛不壞身化成
即在當身內現出百千萬億身自古至今無有孝外的聖賢也
不得不孝的神仙若是孝也認不清道也分不得過幾本道
書叫做得道會講凡句道話叫做樂道打扮一個道人叫做體
道僥倖一個功名畧盡一點孝義孰自誇為明道成道且自恃
為聖道佛道仙道殊不知他是把真孝道認成假的了把假孝
道認成真的了夫人尊坐聽貧道唱來

尊一聲老夫人安然靜聽
稱至德稱要道孝經垂訓
這孝道人人有上天賦定
從古來孝道的也多得狠
舜何人予何人顏子比論
該因你世俗移良心改更
那羔羊能跪乳還是走獸

聽貧道把孝道撥出幾層
南陔什蓼莪篇歷歷歌吟
這孝思本天良不學而能
世上無書上有誰不尊稱
難道他多隻鼻多隻眼睛
見不孝學不孝昧了人倫
那烏鴉能反哺還是飛禽

為人也萬物靈乾健坤順
萬善中惟孝道第一根本
移孝道去作忠忠心耿耿
到死後為城隍或為社令
不孝道子不孝照樣加緊
倘僥倖得功名為奸為佞
到死後墮地獄諸苦受盡
孝報孝逆報逆絲毫不索
論人道不過是溫清定省

水有源木有根忘不思循
能孝道子孝道孝子賢孫
上致君下澤民天下化成
你看他孝子孫富貴顯榮
子不孝孫不孝忤逆凶橫
上欺君下虐民侮慢朝廷
你看他逆子孫淫盜孤貧
這孝道撐天地氣寒乾坤
生盡養死盡哀件件順承

果然是孝心真死後難忍
請和尚請道士揚旛接引
倘若他誦經時六根清靜
倘若他葷口誦不恭不敬
若要把這孝道驢貼得盡
守此身如臨深兢兢戒謹
揚名聲顯父母還源返本
想古來有幾多孝道賢聖
玉帝爺行孝道皇經心印

想父母在何處日夜不寧
總要把父與母提出幽冥
那經功也解些獄苦冥刑
又殺生又造罪罪添幾分
除非是修天道養性存心
孝道全孝德備大孝仁人
憑道德超祖宗道岸同登
將幾個有名的表出來聽
太上爺行孝道感應黃庭

釋迦佛行孝道西方掌定
文昌爺全家孝桂香同證
真武祖行孝道鉄杆磨整
顏夫子行孝道拳拳服膺
子思子行孝道天命率性
那日月雖然孝光朗映
俺提起這孝道咽喉哽哽
我父母生養我恩德更甚
一自從生我來父母喜慶

觀音母行孝道父母成真
開帝君全忠孝上相玉清
孔聖人行孝道列國教民
曾夫子行孝道一貫傳心
孟夫子行孝道浩然氣興
那天地雖然大孝德結成
將他人想自已珠淚淋淋
十月懷三年哺費力勞神
三歲後七歲前父母歸陰

幸蒙得我叔嬸將我撫引
看破了紅塵事置之不問
上終南朝上帝大加封贈
我父母得高超齊登上品
怎奈的我叔嬸貪高好勝
任還是火生蓮他都不信
捨不得五更時朝王僥倖
該因我未在家把孝來盡
縱十次也要度歸回仙境

漸漸的身長大纔懂世情
訪明師參妙道果就功成
普度卿還加封天花真人
還命我度叔嬸共上天庭
把一個大羅仙當作邪神
七十歲難看穿富貴滿雲
捨不得擡八轎喝道雷霆
這如今天使我多度幾巡
纔報得我叔嬸那些恩情

話說夫人聽了這篇十字文言淺意深有情有理有些對症下
樂滿心歡喜說道你與我侄兒的孝道不消說老身知道了叫
了環多取金銀打發他去道人說夫人在上貧道出家人不要
金銀依我想來我與令侄同年又同一處我勸夫人不如跟我
到你侄兒那裡去修行逍遙快樂豈不甚好夫人喝道你在老
身面前糊言亂語我不看你是帶信的人給你一頓刑法叫了
環快與我趕將出去道人說不消趕貧道自去就是

第八回

韓神仙二堂上壽

林英女問卜延師

去年生日逢君別

今日生期又一年

聞道欲來相問訪

西樓望月幾時圓

話說湘子來與叔父慶壽獻出多少仙景全不回心又寄書私
度孀母也不回心只得轉上終南參煉洞明洞虛洞空洞谷本
來面目混混光陰不覺叔父壽期又至又去度他一番看他心
性如何暗落雲頭手提花籃來到自家門首見張千李萬便叫
二位長官相煩通稟我乃遠方來的有軸壽畫相送你家大人
張千李萬忙回稟 啟上老爺聽言音 外邊來了一道長
要見老爺把話云 他提花籃裝壽畫 特來獻送老爺身
韓爺一聽忙吩咐 叫他進來看恁生 張千李萬門外請

請你道人進衙門 湘子來至大堂上 一見大人把禮行

韓翁往下開言問 道長你是那裡人 你有壽畫請來看

有甚景致看分明 湘子就往籃內取 韓翁一見怒生嗔

扯來丟在丹墀下 野道連連罵幾聲 怕你有甚稀奇寶

却是水墨一丹青 這樣畫兒有何趣 我有千百畫更精

湘子說有景致畫 何不取來比比能 韓翁吩咐快取畫

一時掛滿色色新 湘子擡頭觀仔細 大人在上把話云

話說文公問道何如湘子說大人的畫不會活貪道的畫却是活的大人不信待貧道叫他下來即叫道水墨美人聽吾號令

下來走走只見那紙上跳下一個美人來綉帶飄飄口稱大人

在上仙女稽首了大人一見說道果有妙手水墨畫的美人他

都叫得下來莫非此人有些邪法即問道此是甚麼人道人說

此是仙女大人道既是仙女可有仙曲清音叫他唱一段來聽

聽道人叫聲仙女好生唱一曲來與大人聽仙女領命唱道

迎陽板兒好蹊蹺 懷抱撫鼓手中敲 身披五衣穿雲襖

風伯雨師聽吾調 八洞神仙齊赴宴 二十八宿慶春朝

願大人福與天齊 壽如彭祖八百高 願大人早生貴子

聯科及第把名標 大人肯學仙家妙 壺中日月天地包

袖裡乾坤八卦巧 長生不老樂逍遙

話說仙女唱完大人說道也還唱得好叫左右取些金銀打發他去湘子說不要金銀我有師父在蓬萊學道餓了四十九年叫我討些酒去送他解渴又賜我一個花籃帶些饅首來與大人充饑文公聽了罵聲野道是個甚麼師父餓得這些年代湘子說若問我那師父的名字一名混得天一名混得地一名混得來一名混得去一名混光陰又名經得餓又名長不老文公說那有這多的名字我却不信叫左右賞他酒去罷

張千李萬性內走

二人擡出酒一罈

就往葫蘆內裡道

一罈不了又一罈

七八罈酒連連道

不滿葫蘆半腰間

張千李萬慌張了

連忙伸頭往內觀

道的酒兒全不見

看見內裡事多端

張千李萬忙回稟

老爺在上請聽言

七八罈酒不見滿

小的就往葫蘆開

內有稀奇寶難嘆

看見有隻採蓮船

王母坐在中間玩

壽星老官把任船

太白星君船邊站

船頭坐着八洞仙

左邊坐的鉄羅漢

右坐二十四諸天

船中寶貝都裝滿

八個笑女在拉絳

丈公當時來聽見

有這寶貝真罕然

拿些金銀與他換

獻與皇上加封官

說罷就把道人喚

葫蘆你要許多錢

拿銀幾兩買這點

免你到處去化緣

湘子下面回言轉

大人在上請聽言

要買葫蘆請細算

金銀要像南北山

你金銀千千萬

難買葫蘆掛腰間

話說文公叫聲野道你誇海口就是稀奇寶貝也難值這些金

銀湘子說論言葫蘆道值不多其中景致稀奇大人聽我講來

小小

三才八卦配五行

東洋海水裝不剗

不

四海龍王中坐定

龍子龍孫裡內存

蝦

每個金魚有半斤

內面三寶當定聲

惟

非怪貪道誇他狠

三寶合就是仙人

話說文公聽了說道我不買你的葫蘆只買那花籃就是湘子

說貪道道花籃只怕大人買不起韓俞罵聲野道一槲糊言老

夫先買你葫蘆不起又買你花籃不起你是要多少銀錢湘子

說夫人實意要買待貧道把花籃的根由說與大人聽

小小花籃有根原

本是天宮一竹竿

竹竿長得高千萬

竹根扒了半邊天

張良魯班巧手段

也曾過了兩三年

任你子孫世世官

難買花籃半邊弦

韓俞聞聽冷笑嘆

花籃怎值這些錢

內有甚麼好體面

快獻出來老夫觀

話說湘子言道獻出來怕大人着說韓俞道只管獻來無妨湘

子說大人請看便叫清風明月聽令快去洞府請眾位師兄來

清風明月忙聽令 齊上雲天稟事情 尚書府內韓仙請

有請眾仙一齊臨 雷公電母推車運 風伯雨師沛然盈

大人見了痴呆定 莫非神仙是此人 湘子說有既知惺

何不學我去修行 貧道度你兩三陣 三三兩兩不回心

你貪厚爵高官品 戀着妻財子愛恩 只怕西番佛骨進

卸你殺場受苦辛 誰有眾官來保本 死罪赦却問充軍

責貶朝陽八千整 山遙路遠怎麼行 張千李萬磨傷命

那時馬死沒錢銀 雪擁藍關寒又冷 大風吹得冷清清

戰戰兢兢無投處 前途無路後無門 那時叫你痛傷心

名不就來利不成 名利官職丟乾淨 妻兒子女那邊存

前呼後擁無人應 自嗟自嘆自傷情 東藍關來西秦嶺

離鄉別井好悲憐 大限來時有甚狠 爭名奪利枉用心

轉眼不覺荒郊困 不如修行上天庭 良言相勸叔不聽

要到藍關纔死心 我今在此少言論 且回天宮養精神

說罷清風化一陣 霎時就進南天門

話說文公問道人往那裡去了張千稟道只見一陣清風就不見了文公嘆了說道這又是神仙下降老夫輕慢了按下不提

且說杜氏夫人聽得道人在廳前耍些戲法一時不見了又想
侄兒修行一去不回不覺弔下淚來叫丫環去請你姑娘同往
花園觀花散悶

夫人一見林英面

花比人情似一般

蓮花就是我湘子

拋下海棠去學仙

還是牡丹失打點

引來芝子野花仙

只望教兒梅花占

狀元紅花並玉簪

金銀花開門庭換

粉團花上插鷄冠

誰知薔薇花心變

折散梨花不團圓

桃花隨水離家遠

要同水仙花上天

別下芙蓉青春眷

蘭花無子受孤單

葫荳花開皆估眼

陽雀花開怨杜鵑

石榴花開雖照眼

怎奈菊花隱離邊

桐子花飄真散淡

園內黃花損容顏

觀看花景心燦亂

林英勸改放心寬

話說林英勸他薄放

心寬殊不知連他的心更難寬了嘆道

芙蓉花開香馥馥

海棠痴想一世孤

牡丹無情獨自舞

芍藥傷心暗弔珠

粉團魚子無說處

紅蓮清潔水中居

隱逸菊花傲霜茂

報春臘梅待歲除

桃之天天空發蕊

蝴蝶魚心採花舒

觀花慘切情難訴

又見金魚水上浮

龍眼魚兒眼睛估

扇尾魚兒尾又粗

比目魚兒同歡舞

好似人間妻與夫

魚兒尚有通情處

奴家夫妻有若無

韓仙寶傳

六

話說夫人聽了只疑他是悲愁無子吟詩四句石上栽芙蓉發
生遇春風好花不結子空費我兒功林英聽了知他漣漣是恨
他無子豈知他還是個童女也吟四句詩無有巫山雨又無楚
岫雲未耕閒田地豈望有收成夫人聽了方知其情漣媳各轉
回來林英將一年四季讚嘆一番

正月立春淚如粟

埋怨奴家錯當初

嫁來反把奴當悞

越思越想越不如

韓湘子 我的夫

你去修行別下奴

今生不得為夫婦

想是奴家命帶孤

四月立夏淚如麻

自從那日到他家

幾番幾復難丟下

越思越想淚拋沙

韓相公 我嫁他

他去修行別奴家

今生不得同風雅

想是奴家命中差

七月立秋漸漸涼

埋怨當初錯嫁郎

耿耿常存心坎上

越思越想越淒涼

韓湘子 我的郎

你去修行在那方

今生不得同羅帳

前世燒了斷頭香

十月立冬雪飛天

嫁個丈夫不團圓

幾番幾復從頭怨

越思越想不周全

韓湘子 我的天

你去修行在那邊

今生不遂同床願

前世與你未結緣

嘆罷想來真冷淡

計上心中叫了環

話說林英嘆罷叫聲了環我想你姑爺修行一去不回你去長

街請個先生來占卜一卦看他怎樣下落

春香碧桃領了命 便去長街請先生 東街南街都訪問
西街北街也訪尋 兩個丫環正愁悶 驚動湘子早鑒臨
站在雲端主意定 不如乘機度一巡 想罷按落雲頭頂
進了長安街上行 假粧星士與算命 誰能知我是仙人
春香碧桃忙來請 說定每卦五錢銀 丫頭就說請站定
待我稟過纔進門 小姐聽得了頭稟 就是五錢不消云
就把先生來請進 占卜一卦看怎生 珠簾外坐韓算命
簾內坐的是林英 林英想把湘子認 轉想面貌有同形
那時羞臉不打緊 恥笑旁觀手下人 自思自想多抱恨

嘆着心腸嘆先生

我有重事忙請問

總望留心斷個明

話說湘子假意問道娘子是問財或是問喜小姐說我一不問
財二不問喜專問我相公幾時回來 湘子聽罷焚寶香
祝告天地與三光 占卦童子來下降 周易文王現吉祥
所問不是別一樣 專問丈夫生與亡 有凶方把凶來講
魚凶斷吉理應當 祝罷就把卦排上 五行八卦按陰陽
話說此卦落地陰陽兩開君問行人不得回來小姐說請將一
爻好生推算先生說道娘子留神聽着
頭一爻來單見單 第二爻來折見折 三爻犯了勾陳位

算他三歲喪了父

世應相冲又相尅 只怕問的別一件 若問行人有阻隔

青龍辭世歸大海 白虎辭世遶高山 朱雀玄武都不管

陰陽各散不相關 我勸娘子少思念 相公決定不回還

話說小姐聽了此言兩眼流淚先生說娘子不必弔淚把你相

公的八字報來待我與他推算小姐說先生會算聽我報來奴

相公是甲子年二月十五日午時生先生說聽我算來

甲子年來生男命 二月十五午時生 午時三刻生了命

五行八字命生成 看他年上祖業事 祖業高上帶進神

看他月上父合母 地支子卯犯了刑 算他三歲喪了父

算他七歲母歸陰 我翁失娘好苦命 多虧叔嬸費心勤

算他七歲攻書史 十三歲上喜來臨 紅鸞天喜從空應

千歸宴爾正新婚 日干看他本身相 本身犯了孤獨星

上無兄來下無弟 單獨只有他一人 又再把他妻宮看

一夫一妻不二門 日干犯了隔角煞 少年夫妻不相生

自從進門不和順 話不投機去修行 算他二八終南去

竟到於今不回程 時上看他子孫相 保了本身精氣神

不過一男並一女 送老歸山上天庭 五行四柱都算盡

又排大運講個明 一周二歲容易混 三周四歲有尅刑

五六七歲見孝服 連喪二親果是真 過了十歲十二三
 天喜臨門不非輕 少夫少婦世間少 有名無實各單身
 他今有了神仙位 不得再轉韓家門 眼前他到看見你
 娘子還不見他身 我勸娘子莫急性 別跳一步另尋門
 話說林英聽了怒道請你來與我卜卦你為何叫我別跳一步
 叫丫環又他出去湘子說不消又待我自去就是

去也去也真去也 此來此去無休歇 猶如沙內淘黃金
 好似水裡撈明月 我看娘子好節色 守着親人認不得
 我今且回天宮去 逍遙快樂過時節

第九回二堂上畫山慶壽 西花園和尚化齋

二八嬌妻四八春 昔年親友半凋零 可憐叔嬭形枯槁
 何不回頭一問津

話說湘子歸天去了林英轉回綉房痛淚杜夫人聞聽越更痛
 心湘子在終南觀見說道我前度我叔父不肯回頭私度嬭母
 也不回心今日嬭母念我待我寫封書信與他看他心事如何
 想罷就寫封好說道這封書信真情說盡若不同頭再作別論
 放在棹上夫人將信折開觀看認得是湘子的筆跡試聽

韓湘子親筆書但言真正 多拜上叔父母高厚慈仁

苦命兒纔三歲父親喪命
那時間家叔孀將兒撫引
曾不記七歲時延師教訓
卧虎山得了道兒真萬幸
跳牆去上終南勤披苦裨
普度卿天花真玉皇封贈
叔猶父孀猶母兒心何忍
求玉旨領天恩心誠切懇
兒雖然未在家冬溫夏清

又不棄方七歲母繼歸陰
真貼骨一片心教養裁成
賽盒礮請來的二位仙人
又誰知叔打罵教學功名
得一步進一步直到通明
那時間我父母也證上乘
也好比叔做官閤家顯榮
下凡來度叔孀報答層層
這如今兒轉來定省晨昏

兒雖然不讀書虛浮糊混
兒雖然拋林英未把後蔭
大堂上演道妙本非索隱
二堂上火栽蓮陰陽妙景
屢次的變化來孝心耿耿
屢次的度孀娘恭恭敬敬
屢次的度林英和和順順
總總的看不穿世間迷陣
也不過做夫人好時好運

這如今唱道情顯親揚名
這如今長稱作韓府後人
我叔父當成了小道旁門
我叔父當成了惺眼戲文
怎奈的我叔父貪做大臣
怎奈的我孀母當作常行
又怎奈我的妻心罈紅塵
兒這些衷腸話敢對誰云
也不過做高官執掌權衡

也不過穿朝衣朝珠掛頸
 也不過出入時人民肅靜
 可憐的七十歲從君使令
 可憐的在金殿其難其慎
 論叔父本算得忠臣一等
 兒今番無法了特送書信
 說起來天宮事希奇美景
 口食的仙茶飯仙肴菓品
 左金童右玉女時時跟定

也不過坐八轎服事人羣
 也不過舉動間卑職奉承
 可憐的形容老早夜朝廷
 可憐的君一怒膽戰散魂
 想起來雖榮耀費力淘神
 望叔嬸早看淡急速修行
 五銖衣隨心榮無舊無新
 行動間有仙鳥作樂歌吟
 護駕的眾執事擺對成羣

異香味現鼻間快樂不盡
 兒身穿這一件永無破損
 兒腰拴這一條長短鬆緊
 兒手提這一個變化真狠
 倘叔嬸一想兒遙觀遠聽
 這就是人上人三教截徑
 大無外小無內儒書言論
 愛儒家謗梓道千急謹慎
 一封書兒湘子真情說盡

坐蓮臺有幢幡罩耀身形
 兒脚登這一雙萬里騰雲
 兒頭戴這一頂一性圓明
 兒腰掛這一個裝盡乾坤
 若叔嬸要動刑兒隱身形
 這就是中庸理功化聖神
 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
 教分三理同源只別姓名
 倘叔父再不醒怕禍來臨

老天爺一惱怒頃刻靈應

兒怕的藍閨雪秦嶺雲橫

一口氣不來時誰人救命

到陰司受罪苦兒豈不疼

為叔孀兒終南未能安穩

為叔孀兒早夜不得安寧

始提筆兒湘子珠淚滾滾

一封好兒湘子灑淚投呈

哀哀叔切莫說言詞淺近

哀哀孀切莫說是嗟假文

話說夫人看罷書信道聲兒呀你道有了神仙分我二老靠着

何人不覺淚下悲傷不止老爺朝罷回衙見夫人如此光景正

要問個明白夫人便問老爺說道我因在棹上拾得我兒的書

信不由的傷心痛殺韓爺即將書信一一看明果是湘子的筆

跡縱鉄石心肝也腸迴九轉說道夫人不必弔淚明日是老夫

的生辰他定來與老夫上壽叫人把前後門關鎖將他留住豈

不是好且說次日滿朝文武諸親齊來上壽正在延賓歡飲忽

聽櫓鼓簡板的聲進門來了

不覺的大鬧喧天 任隨他聰明世官 怎能知俺是神仙

韓大人高聲叫喚 是何方野道化緣 今日間老夫壽誕

衆大人飲酒盤旋 你來此有何事幹 須謹慎不准糊談

滿堂的嘉賓武燕 有禮物快獻席前 湘子聽便回言轉

尊大人請聽俺言 過南天忙中順便 帶樹桃來賀壽筵

這個桃其味無限 吃到口好似蜜甜 請眾位多少吃點
增祿位高陞大官 韓爺見罵聲大膽 老夫前敢取笑頑
席前賓個個體面 文共武望之儼然 小毛桃也拿上獻
却老夫看不得錢 席上的珍饈擺滿 吃不盡享用不完
話說湘子說道大人嫌少了貧道多取些來添就念一二三四
五金木水火土一個變十個十百千萬數若是變不足要叫變
來補霎時變出一盤桃來韓爺說你這毛桃有甚稀罕道人說
我這桃非比凡桃人吃成仙犬吃成鶴韓爺聽了就抓一把丟
在地下一個黃犬跑來吃了就變隻黃鶴飛上天去了湘子叫

他下來又叫他上去韓爺說這個道人道有些手段我且問你
人生在世有何好處你是少年出家嗎你或是中年湘子說大
人尊坐聽我講來 大人苦苦來問咱 青春年少好出家
鎖定心歡捨意馬 丟別堂上老爹媽 年少妻子都拋下
妻財子祿不望他 挑出紅塵真瀟灑 不戀富貴與榮華
人生在世般般假 大限來時件件差 頭似金剛身鉄打
雙眼流淚手脚把 只有修行真無價 逍遙遊耍樂更加
話說韓爺聽了又問道你實是那裡人氏姓甚名誰道人說
貧道是水平府昌黎縣人氏世世都姓韓名叫湘子林大人一

旁聽得連忙叫聲親翁大人此人莫非是大相公韓翁說這道
 人的像貌不同湘子急忙把在家的容顏放下說道叔父在上
 侄兒回來了韓翁看見果是湘子的模樣又想恐怕道人有邪
 法也不敢相認湘子又說侄兒帶來一瓶美酒與叔父上壽說
 罷就在花籃內取出一瓶酒來擺在棹上尊聲叔父請飲此酒
 仙棹子擺下兩張 瓊漿玉液葫蘆粧 仙桃仙菓般般有
 金杯玉盞擺幾行 叔父獨坐中堂上 侄兒祝壽在此方
 叔父飲了這杯酒 不枉為官伴君王 叔翁連飲三杯酒
 返老還童壽而康 眾位肯飲這杯酒 福與天齊壽康健

韓翁放出千鍾量 籃內奇事見一庄 一座仙山長春樣
 四時花景妙非常 心想登高把遠望 造個上品樂義皇
 話說韓翁見了問道這座山的景致還好不知上去走得否湘
 子說叔父上去走得若是別位就上去走不得了韓翁說既然
 如此老夫上去走走湘子說侄兒保舉叔父只管前行
 湘子前頭把路引 文公跟隨步步登 步步引人來人勝
 一層一層在騰雲 不覺雲騰一陣陣 一陣將近南天門
 山中景致看不盡 韓翁歡喜笑盈盈
 話說湘子心中暗想今度叔父到此費心不少不免將簡板變

成獨木橋登時可到南天門韓翁一見問是甚麼橋湘子說名
為昇仙橋為官的過此橋官上加官吃葷的過此橋百子千孫
萬代富貴吃素的過此橋與天地同休日月同明韓翁聽了說
道老夫喜的是官上加官待我上去走走

湘子把叔來度上

一心度上見玉皇

走在橋上飄蕩蕩

清風縹緲上天堂

韓翁忽然擡頭望

獨木橋上窄又長

身站雲端高萬丈

魂魄失散無主張

就把湘子來罵喪

膽大狗才欠思量

你要害我寡心想

世間那樣叫倫常

三歲之時你父喪

七歲之上你母亡

是誰把你來撫養

是誰教養費心腸

正是栽樹把虎養

虎大傷人只講強

話說湘子說道叔父你莫要唬恐防 玉皇上帝知道侄兒洩

漏天機那時怎樣開交兒送叔父下去就是

湘子哭得肝腸斷

叫聲叔父淚漣漣

千方百計幾復反

只望度叔早成仙

誰知你是鉄石漢

費盡心血也枉然

今日你的難未滿

要到臨危纔心甘

馬逼岩前收韉晚

船到江心補漏難

雪擁藍關真傷慘

纔知侄兒不虛言

我想叔父度不轉

請肯定奪另行權

話說湘子費了幾多心纔把叔父度到半天雲內去誰知叔父

懼怕就大聲呼起來湘子恐怕 玉帝知道急忙把他送下雲
來依然哭回天宮去了且說林英在綉房聽聞此事不禁傷心
弔淚哭罷一場便叫丫環同到花園焚香拜求天地神明保佑你
大相公急速回來 不唱林英焚香拜 單表湘子在天臺
看見林英香案擺 心想來度女裙釵 急忙將身來變改
變個和尚來化齋 和尚嘴尖頭又太 一雙眼皮番轉來
鼻子下面生瘤患 脚踫腰幾步步歪 漁鼓响進花園內
阿彌陀佛化碗齋 小姐看見心思揣 和尚來此理不該
當時開言將他怪 該死和尚秃奴才 別人化齋前門外

你今化到後門來 別人化齋白日化 太陽落西化甚齋
湘子聽說微微笑 阿彌陀佛女裙釵 你今要問化齋事
洗耳留神聽開懷 凡人化齋前門外 神仙化齋後門來
凡人化齋白日化 我是千里趕不來 我在終南來路遠
因此化齋夜挽來 湘子說罷化齋事 小姐喉哽把言開
和尚講的仙家話 就將仙家盤一番 天河上面幾個灣
幾個灣來幾個灘 幾柯樹木在中間 幾柯直來幾柯彎
幾柯樹上結桃子 幾柯甜來幾柯酸 誰把聖旨來傳下
誰人把守那桃園 誰人桃園把桃盜 後來怎樣治罪愆

歪嘴和尚將言答
九個灣來九個灘
柯柯樹上結桃子
四個仙女守桃園
小姐又把和尚問
甚麼星出姊妹多
跟着甚星紅了臉
那位星坐河西坡
和尚聽說回言答

娘子你今聽我言
二九樹木在中間
九柯甜來九柯酸
孫猴桃園把桃盜
你今聽我把話言
甚麼星往娘家去
取下何物化成河
那月那日會一面
叫聲娘子請聽着

天河原來九個灣
九柯直來九柯彎
玉皇把旨來傳下
八卦爐中治罪愆
甚麼星出獨自過
甚麼星宿緊跟着
那位星宿河東坐
還是言語和不和
過天星宿獨自過

姑星出來姊妹多
跟得織女紅了臉
織女隔在河西坡
小姐又把仙家問
是誰將他撫養成
你是神仙該知道
娘子聽我說分明
撫養還是他叔孀
十六終南去修行

織女星往娘家去
取下金釵畫成河
七月七日會一面
和尚知情不知情
還是幾歲攻書史
你若知了是仙人
三歲之時喪了父
七歲以上攻書文
八洞神仙他有分

牛郎星宿緊跟着
牛郎隔在河東坐
只是言和意不和
誰個幾歲喪父母
幾歲娶妻去修行
和尚當時回言答
七歲纔滿喪母親
十三歲把林英娶
逍遙快樂不回程

小姐聽罷捫心問 莫非此人是真神

話說林英聽罷叫聲和尚這仙家事情你道說得不錯你今來不湊巧我一時備辦不及你且到寺院等候三日我做成僧衣僧帽僧鞋僧襪預備金銀齋食你便來取

和尚當時忙答應 阿彌陀佛女裙釵 不化僧衣並僧帽

不化僧襪並僧鞋 不化金銀並寶貝 不化娘子來獻齋

只化娘子一雙脚 雙雙跳上蒲團來 小姐開言高聲罵

該死和尚秃奴才 我到好心栽培你 為何說話不自裁

將他吊起用棍打 是他惹禍自招災 湘子看見事不好

兩脚騰雲上天臺 站在雲端高聲呼 叫聲小姐聽從來

你的心性還不改 對着親人罵奴才 眼內無珠不識寶

只說和尚真化齋 是你丈夫韓湘子 形容改變度裙釵

反叫了環將我鎖 吊在門外用棍排 小姐擡頭來觀看

自己埋怨沒主裁 還望慈悲將我度 同你一路上天臺

湘子採手將言改 凡心未了怎上來 我若念在夫妻義

我去三年再轉來 我若不念夫妻義 我今一去永不來

湘子說罷天宮去 地下哭壞女裙釵

第十回 韓文公謫貶朝陽 林英女染災服藥

謫貶朝陽天降災

乘機揜狡巧安排

悲從樂極甜從苦

雪裡梅花往開

話說湘子回至終南將他叔嬭林英不肯回心之事一一告與師尊師徒商議請旨定奪即請眾仙齊集通明寶殿俯伏啟奏天齊聖主臣領旨下凡度我叔父幾番點化不肯回頭臣今無奈只得冒奏天顏請旨定奪玉帝聞奏吩示天花真人你叔是一生不信善之人既不同頭你可將簡板變作佛骨與彩和去敬上憲宗憲宗一定宣他觀看他必然說是假粧的那時纔將佛骨現真憲宗定然大怒將他推出午門問斬待等眾官保

奏赦他死罪責貶朝陽纔好度他

湘子領旨通明殿

旁觀喜壞眾神仙

大齊稽首連稱贊

湘子謝恩下南天

站在雲端來打算

不如先把夢來傳

霎時來至金鑾殿

憲宗宮內正酣眠

湘子就把弓來挽

搭上兩箭正中穿

大叫憲宗來搖箭

正正射着紫金冠

唬醒起來四更轉

魂飛魄散到九天

君王殿上排香案

忙將文武一齊宣

寡人睡着明明顯

夢見一人站金鑾

拿起彎弓手中挽

搭上兩箭真顯然

耳聽絃响放了箭

射着寡人紫金冠

驚醒起來一身汗

請叫眾卿把夢圓

能圓此夢無錯亂

准許官上又加官 憲宗說完把衆看 只見個個把口緘
 林國將夢來考驗 再拜稽首乃颺言 萬歲夢入金塔站
 手持一弓在胸前 搭上兩隻狼牙箭 是個佛字不用忝
 明日西番來進獻 進獻佛骨慶安瀾 林國圓夢真能幹
 登時加上三級官 林國謝恩出了殿 按下今朝表明天
 彩和湘子不怠慢 一直報上黃門官 門官問來是那件
 回言佛骨解西番 門官聽了忙通判 宣上進寶兩官員
 二人丹墀把君面 就把佛骨叙一篇 憲宗聽完多稱羨
 快宣韓愈共兩班 林國衆官齊來看 大家默默都無言

只有韓愈逞高見 謹具表文奏天顏 龍鳳不離巢穴伴
 西番佛骨怎臨凡 此是假粧來進獻 獻與我朝有相干
 不是我主有冲犯 必損忠良文武官 君王一聽生報怨
 要斬韓愈不恕寬 採和湘子多靈辨 奏明萬歲納臣言
 假粧佛骨臣任斬 此骨原來在西天 雷音寺內五羅漢
 脫殼飛昇大羅天 留下佛骨這一段 前傳後教保長安
 這骨真重有斤半 水泡不濫燒不燃 進上皇朝休兵戰
 風調雨順享康年 我主看他霞光閃 瑞氣騰騰不一般
 話說君王聽了叫主事看來刑部稟道啟上我主此段佛骨本

是真實只見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君王大罵韓愈欺君這樣奸
臣留做甚麼遂令監斬官推出午門斬首斬官即將韓愈綁赴
殺場衆官保奏不准湘子說善哉善哉吾今不救等待誰來今
叔父現在殺場衆官保奏不准待我吹口仙氣在君王的耳內
方有救星且說林大人又請滿朝文武齊集殿下俯伏丹墀
萬歲今日韓愈雖冒觸天顏念他南壇祈雪之苦答救萬民望
主上赦他無罪君王說道既然如此赦他死罪活罪難免現今
朝陽缺少知縣將他責限朝陽限他四十九日到任若遲一日
去場斬首若遲二日滿門皆誅不准帶領家眷只准一人一馬

即日起程不可有違領旨出朝聖旨傳到法場將韓愈解綁謝
過聖恩又謝衆大人活命之恩領了文憑急速起程哭曰

謝皇恩出了殿眼含珠淚謝衆官悲切切頻嗟嘆想我韓愈
官拜禮部尚書也不是尸位素餐也曾替聖朝除些僂患雖
不比稷契夔夔伊周望散赤膽忠肝也不像曹操的奸謀詭
叛到今奮好可憐為一塊骨頭就要斬了英雄漢難道不怕
天難道無神鑿早知今日是這般我何不學張良入山去修
煉也還得流芳百世也免得遺臭萬年多謝同朝官替我來
擔担我這個腦髓纔得保圓全我又想起朝陽縣我的心酸

我的膽寒八千路山遙路遠一去難返還想有命轉長安
話說韓愈哭訴一番那文武眾官齊聲嘆道君似林中虎臣如
捲裡羊冒犯龍顏怒虎便把羊傷韓愈拜別眾官灑淚而回一
見夫人又哭一場見夫人淚不乾一家人愁眉哭臉惹得老
夫淚如泉多多埋怨怨西番佛骨獻把我蓋世功勞化灰炭
怨君王性氣偏一見佛骨霞光湛也就當作活神仙怒發冲
冠說道一聲斬我好比來儀的鸞鳳退了毛當風的大樹連
根番膽裂心寒魂飛魄散幸得文武官同心把本諫我纔得
僥倖苟免責貶朝陽縣路遠八千只限定四十九天一一人一

馬無家眷家財萬貫夫妻各一邊不由的刀割心肝勉強割
了牽牽絆望賢妻休望念家園家務勤照看倘我有命轉長
安團圓歡喜再叙嘆悔我平素間全不信善只貪利祿榮顯
長做大官誰知惡貫滿天使其然報應到顛我韓愈缺石的
心腸直不彎到如今腸迴九轉一身也軟完叫張千李萬
快整行裝轡馬門前千般事務從今斷
不念再愈遺報應又表林英女佳人獨坐綉房門戶緊
只想丈夫淚淋淋聽得公公朝陽透未知何日轉回程
因此日日添愁悶惹感疾喘在其身飯不食來茶不飲

面皮黃瘦少精神

忙叫丫環來聽令

快請醫生把脈清

丫環得令加謹慎

急往長街走一巡

湘子雲端來觀定

變個醫生下凡塵

來當發藥老耆翁

招牌止寫救苦尊

葫蘆仙丹能救命

多年怪病可除根

虛勞弱症都能痊

任他男婦一般行

湘子來行多一陣

丫環一見請先生

我家姑娘病得狠

倒看妾疾不起身

又仰先生多靈應

好了重謝不非輕

湘子聽言心歡幸

同着丫環進府門

小姐聽得了環稟

快掛珠簾隔一層

湘子臨簾把病

叫聲娘子你是聽

丈夫久別焉成病

藥中病症我知情

懶懶纏纏精神損

五行相尅不相生

要用藥來把氣順

後加溫補自安寧

調和臟腑百脈運

何須看脈問他人

話說小姐聽了說道先生既不看脈要用何藥何方纔能治得

此病先生說取紙筆過來待我與你開上一付百病消除的藥

單買來吃了登時就好方顯仙家的妙用小姐聽了命取紙筆

過來先生提筆就寫 湘子提筆寫藥單 上品藥味寫得全

一寫沉香與肉桂

二寫伏神合黃連

三寫川芎能生血

當歸和血到丹田

還須加上破故紙

般龍固本固陽元

棗子得了黃金桂

海內仙藥要找全

王不流行不可用

韓仙傳
須用回香天熊兼 升麻陳皮能下陷 附子行樂治病源
燈草菖蒲魚秋串 能通九竅透三關 天門冬與熟連米
硃砂驅邪用合歡 香附蘇砂能化氣 一觔人參要生全
薑能通神用三片 造成還原保命丹 自家漿水憑吞燕
精神爽快病自痊 長飲黃精輕身體 久服何首烏延年
話說先生把藥草寫完 小姐命人將藥買回 一聞藥味病即退
行大半自覺精神爽快忙叫丫環取白銀五十兩相謝先生去
相子藥我乃慈悲濟衆之人 不要金銀就此告別 湘子行至外
面回想我特來度他為何就這樣回去還要轉去纔是不免將

在家的容顏放出來看他如何

韓湘子開言問候

你為何黃瘦帶憂	小姐說奴家命醜	細思量真立淚流
痛夫君去不回首	為妻的鬱結心頭	嫁丈夫處有其有
空悲淚日夜綢繆	十八年說不出口	長思想一刻難丟
父為你官也不做	淒為你哭痛咽喉	一家人東遊西走
虧你去快樂優游	我公公時運不湊	遭貶去八千路途
今日裡神天默佑	見你來解釋悲愁	奴的病懨纏日久
今見你一筆消勾	舊極甜夫妻相守	不枉我去把神求
你今舊來把我救	也好比火上添油	

韓仙寶位
話說湘子聽完假意淚流說道我在終南何曾知道家中這些
情由早知叔父被貶我當早回二人談叙多時不覺天色已晚
小姐思想不如請進綉房安歇罷湘子來至房中心自思想我
乃九天純陽之體豈與他同床不免設下一計將一件衣服變
你我的形容相伴他一時抽身回天去罷一變二變凡人不見
不表湘子歸天且言小姐睡至半夜二人話訴衷腸小姐就將
顛鸞之事試他伸手去摸並無形跡唬得心驚膽戰此人在何
方去了方纔與我講話為甚無人令人難解急叫了環掌燈看
時只有一件衣服在床小姐叫聲冤家此衣明明是脫身之

衣你既得了神仙位怎不向奴直言怎不帶奴同去

輕移蓮步抽身轉

不禁兩眼淚如泉

只說滿腹愁悶散

誰知反把愁悶添

只說雪裡來送炭

誰知冷灰不得烟

奴家好似弓無箭

依然孤枕獨自眠

這纔叫做活活現

轉過眼來就杳然

好比花落隨流遠

別有天地非人間

不表韓仙身變換

又表文公在藍關

第十一回韓文公走雪得道

韓神仙忠孝兩全

感應慈悲忠恕同

修存煉養見明中

韓仙費盡辛千萬

願受南京土地翁

話說韓愈責貶朝陽帶領張千李萬服事曉行夜宿自悲自嘆
悔殺當初輕慢鍾呂二仙纔有今日的苦楚不日到了藍關山
下湘子在雲端與彩和商議享福難看淡落難易同心今我叔
父行從藍關所過恰是落難之時不免先起一陣狂風後降一
陣大雪看他凡心如何方好度他

思想起來好心酸

陡然一陣狂風起

吹得橫身透膽寒

雲騰霧露紅塵斷

細雨霏霏遮住天

這樣山遙路又遠

程途遙遠有八千

幾時纔到朝陽縣

免受途中這艱難

韓爺正在頻嗟嘆

大雪紛紛在眼前

雪飄飄來風慘慘

登時雪擁蓋藍關

平地數尺路不見

兩眼昏花馬不前

韓愈不住把天怨

悔我當初不聽言

今日來受這苦難

要見侄兒難上難

叫聲張千合李萬

老夫餓餓又加寒

尋個人家歇一晚

明日漫漫過藍關

張千李萬不忘慢

回言曠野無人烟

韓愈聽罷淚流眼

噫聲地來叫聲天

藍關受盡淒淒慘

家園妻子在那邊

會記我兒題詩勸

字字行行不虛言

他說享福般般善

天使藍關受熬煎

狂風大雪寒又餓

纔知侄兒真神仙

話說韓爺叫張千李萬你說荒郊無人你看那山上有人來了

張千道那不是人乃是一柯梅樁韓爺聽了說聲天呀好苦呀

雪打風吹昏花眼 枯梅認作一個人 雪飄如同銀石壘

風括好似地雷鳴 打馬加鞭往前進 怎奈雪擁不能行

前頭又無招商店 後面離家幾千程 進退艱難難得狠

只怕無命見故人 韓愈想到傷心處 不覺兩眼淚淋淋

話說張千李萬稟上老爺那旁有塊古碑上面刻得有字韓爺

說待老夫上前看來 一封朝奏九重天 責貶朝陽路八千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話說韓爺見了說道不好了當初你大相公也曾吟過此詩想

他預先知有此事定是成仙了不禁慚悔拍胸大哭起來

我兒幾搭把叔度 今日你怎不降臨 你叔藍關真淒慘

前來度我一路行 湘子此時心不忍 變化漁翁在江心

話說韓愈正在悽慘又見江邊有个漁翁把釣只聽他心中念

道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老爺聽

罷說道這等大雪還有漁翁把釣叫張千前去問他路程張千

急忙向前問道漁翁這到朝陽有幾多路程漁翁不答張千回

稟那漁翁是个聾的小人問他佯張不睬老爺說想是你輕慢

了他待老夫下馬問來漁翁請了這等大雪甚寒你還在此把

釣漁翁說我在此釣了三年釣不醒一个寒魚老翁說怎麼犯
在老夫身上來了又說漁翁我是朝中大臣被人所害責貶朝
陽不知路程望乞指引
漁翁聞言哈哈笑

客官說話欠聰明 我是修行歸山隱 休提朝中做大臣

既為大臣尊上品 秤稱白銀斗量金 吃不了來用不盡

為甚來此受苦辛 俺家把釣求安靜 那管八千路難行

老翁聽言傷心甚 哀求漁翁發善心 這到朝陽許多路

還望漁翁指過明 漁翁便說三千整 並無村庄與店門

老爺又來將言問 請問漁翁貴姓名 享年壽數何妨論

大雪把釣為何因 漁翁即便將言進 我是不貪利與名

不戀富貴紅塵景 擬拜明師去修行 心猿意馬牢拴定

也無罣碍也魚驚 結門茅屋禪安定 煉就靈丹妙法凝

因此不老年輕嫩 鶴髮童顏魚死生 飢來淡飯吃一頓

渴把仙酒飲一瓶 天寒地凍我不冷 破衲一件常遮身

江邊把釣稱高幸 風花雪月暢性情 百般魚兒都不問

專釣寒魚轉家門 文公同言是釣我 我是韓愈不二名

話說漁翁說道你乃官家名利富貴世代榮華吃的嘉肴美饌

穿的綾羅緞疋豈肯學我修行穿這破衲袈裟你雖然責貶朝

陽拋別妻子有日回家自然前呼後擁的
這到朝陽三千里
八百里外無人家
有錢無處買飯吃
官高不得伴王家
勸君修行圖瀟灑
這場冤枉躲了他
你不跟我去學法
管叫白骨卧黃沙
君王有日來宣駕
名利不成差又差
無常來到萬般假
富貴榮華盡虛花
一世英雄卑污下
閻王殿下空嘆嗟
句句都是真情話
錯過這回苦更加
話說韓爺聽了也有回心之意即問漁翁我有个侄兒名喚韓
湘子不知漁翁認得否漁翁說你問那湘子他是我的道友我
在這裡把釣他在那裡砍柴韓爺掉頭一望漁翁就不見了

呀這又是个神仙好不驚人

湘子哄叔擡頭看

霎時騰雲到半天	叔父今有回心願	急忙想方把事全
忙將金丹來顯現	變條大河在面前	雪船一隻浮水面
撐竿樁棧在河間	韓爺一見高聲呼	船家快快來度俺
度我主僕登彼岸	勝似拜佛與朝山	湘子聞言笑滿面
朝中大臣你聽言	非是竹船並木板	凝水做就一雪船
渡人渡鳥我不幹	只渡双來不渡單	要渡不明與不暗
不明不暗渡上天	韓爺聽了心暗算	這事實在把我難
若帶張千丟李萬	難捨李萬在藍閃	要丟張千帶李萬

忽捨張千在河邊 韓翁正在心燎亂 湘子船上又開言
 老爺快把船來趕 遲了太陽照化完 你怕上船遭凶險
 甘心岸上喪黃泉 我勸老爺細打點 要死要活在今天
 話說韓翁說道你這是隻雪船太陽一照豈不化成水了湘子
 說俺的船不得成水道是你無緣法你看俺去罷湘子將筆竿
 一撐只聽喀刺一聲順風去了韓翁說這又是神仙了張李道
 不是神仙是山精野怪我們快往小路而行罷

韓仙見叔心虔懇 又來商量算計行 清風明月聽吾令
 變作猛虎出山林 你把張李來駝定 送往長安大國城

清風明月忙答應

變作猛虎甚驚人

見了主僕吼聲震

駝起張李走如雲

韓翁唬得站不穩

跌跌倒倒淚淋淋

恍恍惚惚不多陣

張千李萬不見形

哭聲張千心難忍

哭聲李萬好可憐

你今被虎來喪命

丟下老夫怎麼行

盡扒高山翻峻嶺

並無店舍與庄村

口渴無處找茶飲

肚裡買飯吞

耳邊又聽狂風响

雪花飛來撲面迎

要忘朝纜君命

除非投胎又轉身

話說湘子思想叔父的

凡心未退要將他馬脚折斷然後把金

丹變做茅菴將花籃變些饅首等叔父歇宿充飢纔好度他却

說韓爺正在傷心忽見馬死在地又哭道 馬不臨岩足不退

人不遭難不回心 韓爺藍關遭大難 悲聲痛切實可憐

張千李萬被虎咬 單人獨馬遶途程 今番忽然馬又死

獨自一人冷清清 正行之間天色晚 見一茅菴面前存

慌忙將身來走進 內裡空虛又無人 幾個饅首在棹上

正是絕處又逢生 就在茅菴歇一晚 待等天明再行程

獨坐茅菴把家嘆 淚流滿面嘆五更

一更裡好悽涼號海痛恨 恨自己在禮部好勝逞能

榜釋道奏表文不討方寸

惹起來天大禍朝陽充軍

天作孽由可違古書垂訓 自作孽不可違自耽自承

二更裡苦難挨天寒地冷 人也死馬也亡孤影孤形

珍饈味綾羅衣今在那裡 秤稱銀斗量金身無半文

名利場恩愛卿速離乾淨 一口氣不來時草野孤魂

三更裡雪鋪平難找路徑 無馬騎無人跟難步難行

論限期只兩日君令嚴緊 論路程有三千怎樣飛騰

越思量越傷心真真窮困 想上天想下地無路無門

四更裡卧茅菴荒涼苦竟 想湘子上終南早矣修成

屢次來演道妙怪我不信 心只想做大官永享華榮

又誰知命不長天加報應

想湘子說的話盡是真情

五更裡天要明咽喉哽哽

一心心望湘子空中降臨

你快來發善心把我安頓

你快來救度我脫却凡塵

豈知他韓湘子早已得聽

對面來未說話喜笑盈盈

哈哈我叔父貪心不足貪圖禮部貪做尚書恩愛榮華常拘束
貪食厚祿貪穿朝服貪圖前後多擁護我也曾八反九復來化
度可憐說得蓮花出他好像銅打鐵鑄的大丈夫恐怕把他來
玷辱任你說善人是富中和位育他總難捨那些金銀財物甘
心任性深埋沒這如今責貶朝陽受盡苦到了盡頭地步他的

心還不醒悟還想回家去享福全不想兩日怎走三千路我替

你忙忙碌碌暗暗哭 韓爺聽了咽喉哽 句句說着我的身

急忙把他招呼進 侄兒連叫不絕聲 你勸良言我不信

是我從前怪性情 只務利來不務本 不重德行重功名

今日我纔悔得狠 悔我當初錯用心 悔我貪高又好勝

悔我仗勢逞才能 誹謗釋道天不肯 責貶朝陽受苦辛

張千李萬虎喪命 昨夜馬死地挨塵 還望我兒加憐憫

情願同你去修行 湘子聽言忙跪稟 侄來度過八九巡

從前九度叔不醒 今來度叔免難星 韓爺聽了同悔恨

從前之事悔不贏 扯開愁腸收眼淚 聊表一段懺悔文
想從前做高官好比春夢一場唱戲一般富貴榮華恰如花滿
艷一道 聖旨貶下來恰似夢醒戲散恰似花開時紅紅綠綠
花謝後無葷無艷只留這枝枝桿桿任憑你房屋體面金銀寶
貝堆如山一道 聖旨催起走撒手丟在九霄半縱然夫妻恩
愛兒女情牽他不准隨帶家眷千般苦都是我一人承耽萬般
難都是我一人熬煎道不如趁早同你上終南縱不能煉個長
生不老仙也復還我本來真面早有此願早已看淡止於至善
總望我兒照看聽從其便不敢輕慢湘子說叔父在卓韋山安

身韓翁說這卓韋山怎講湘子說卓是卓立高大之意秉乾陽
之理韋是韋輒低柔之意秉坤陰之理山是土包石頭聳然特
立之意有陰陽造化之理今侄兒指點叔父在此安身正是卓
韋山上有了叔父叔父就是卓韋山叔父將卓韋的陰陽會合
山中豈不明明是個韓仙了此陰陽二字道妙無窮寓意多端
推廣之天下莫能載精言之天下莫能破這個山名即是儒家
一貫之道釋家不二之門道家玄關之處三教同體本無二理
只分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修心煉性叔父在此養神收心變理
陰陽就是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妙

不可言矣韓翁道我雖身居禮部知道性由天命盡心知性也
不過皮膚上的學問今日得聞性與天道自覺神清氣爽知微
知顯性一惟精皆實學也我又將從前所讀的書所見所聞的
道理一一較証無書不通何道不明心甚歡喜說道我道有了
安身之處只是你叔娘在家懸望湘子說侄兒自然前去度來
韓翁讚道難為你了 七十餘年混光陰 貪名圖利逞才能
多承侄兒來指醒 纔知明德在此明 發憤忘食勤率性
戒慎恐懼不觀聞 魚躍鳶飛知動靜 一陰一陽呼吸疑
要觀月窟乾遇巽 地逢雷奮見天根 天根月窟常迭運

三十六宮都是春 其味無窮用不盡 允執厥中惟一精
三教不離心與性 該因詐謗纔充軍 從今跳出紅塵景
不來塵世做大臣 遇難成祥真僥倖 兒的孝義永傳名
韓神仙來開言道 叔父在上請聽言 侄兒前去朝陽縣
替叔為官把事全 兒把三年官做滿 轉來度叔上終南
叔父在此權住下 閑來無事去觀山 葫蘆一個交與你
口渴肚餓不費難 說罷拜別抽身走 速往朝陽去做官
霎時就到朝陽縣 清風明月報往前 韓翁八千路甚遠
走馬上任把衙參 大小官員來請見 一齊迎接出城垣

新官到任把名點
吩咐六房與三班
明日放告休遲慢
開動人民齊訴冤
閣郡黎民齊赴案
鳴冤告狀到衙前
老爺坐堂就判斷
是非曲直盡判完
一概省刑薄稅斂
愛民如子做清官
斷了多少無頭案
個個稱頌韓神仙
整整做了三年滿
百姓沾恩非等閑
不覺到了四月八
朝陽百姓感聲喧
大小男女齊叫嘍
老爺連忙問事端
話說韓老爺問道本縣自到任以來愛民如子凡審案情並不
曾顛倒是非扭捏曲直大小男女啼哭吶感是為何事紳耆保
証人等齊齊稟道從老爺到任這三年清如水明如鏡我朝陽

一帶地方皆指老爺的天恩無量所有男女啼哭者只因有個
神魚甚實利害十年一大祭五年一小祭每祭用猪羊百對美
酒百罈童男童女百個用椰子四十九張江邊賑祭方保無事
老爺又問此時是大祭嗎還是小祭左右稟道此時是大祭老
爺吩咐不用作忙自有本縣作主排開執事待咱看來

老爺吩咐排執事	鳴鑼開道往前行	一直來到江岸上
睜開慧眼認假真	只見神魚江中跳	妖怪圍繞緊隨跟
老爺祭了斬妖劍	飛刀降起斬妖精	先斬神魚頭共尾
頃刻頭兒水面存	鮮血淋淋染江水	平風息浪不見形

該是朝陽災難滿 纔遇神仙來降臨 四方百姓都跪下
齊來拜謝老翁恩 老翁開言把眾訓 你們須要把善行
士農工商人幾等 各安本分要敦倫 生身父母要孝順
弟恭兄友莫尚參 夫剛妻柔配天地 朋友有信要除器
要禮神明敬天地 遵守王章重師尊 宗族鄉鄰相和睦
矜孤恤寡要憐貧 一切善事多得報 倫常根本要認真
你們積善有餘慶 久行勿替福壽增 今我斬魚救百姓
這場禍患永消停 但是我今身倦困 開道回衙養精神
話說韓仙回衙心中想道於今三年已滿何不借此抽身回天

繳旨想罷就借此斬神魚得病身亡回繳王旨去了

朝陽百姓齊來看	寫本回朝奏天顏	差人領表長安去
去報老翁昇了天	曉行夜宿不待漫	到了京都午門前
門官傳本上金殿	君王玉案把本觀	韓愈朝陽為知縣
為官清正實可憐	斬了神魚安良善	得病昇天在衙前
君王看罷心悽慘	加封文公好題衡	杜氏夫人封一品
黃金十萬作養廉	朝陽錢糧修廟宇	塑他金身受香烟
按下長安且不表	再表湘子韓神仙	借病抽身忙忙轉
霎時來到卓韋山	見了叔父把安請	朝陽之事件件言

三年做官說一遍
文公稱兒忠孝賢
一切閑言且休嘆
快請叔父上九天
說罷携住叔父手
清風明月引路先
駕雲來到長朝殿
俯伏啟奏玉帝前
臣領玉旨將叔度
現在南天聽旨宣
玉帝殿上忙傳旨
宣上韓愈聽的端
文公俯伏丹墀下
玉帝殿上便開言
說你原是捲簾將
大根大器一神仙
你把富貴來貪戀
一心貪圓做高官
今日不是湘子度
責貶朝陽誰個憐
費心將你來度轉
封你原職在駕前
洗心滌慮長安樂
莫貪榮華又思凡
快快謝恩歸原位
長生不老福綿綿
文公也不把恩謝

忙壞湘子在旁邊
登時玉帝龍顏怒
貶他鄧都受熬煎
衆仙當時忙保本
湘子啟奏玉駕前
我主要看小臣面
度過叔父幾復眷
用心丹意纔度轉
望主賜他小神仙
玉帝聽奏心可慘
天花真人你聽言
南京少一都土地
叫他前去受香烟
文公聽罷忙叩首
磕頭頂禮在下邊
謝恩退出大雄殿
衆仙個個歸了班
湘子下殿忙去問
叔父今日是何原
封你原職不下跪
封你土地喜歡天
文公開言把侄喚
你聽為叔說真言
捲簾職分真清淡
玉帝駕前不敢言
我愛南京都土地
猪羊鷄酒用不完

快快去接你孀母 同到南京受香烟 湘子聽說雙流淚

樵兒辛苦到這般 土地小神凡間管 捲簾乃是大羅仙

天上凡間差多遠 叔父還是在痴貪 無邊快樂叔不願

貧圖口腹在南間 看來此事難強勉 就做土地也不凡

前去長安接孀母 同做南京土地官

第十二回 林英度歸觀音座 孀母度為土地

昔年今日此長安 春夢一場戲一般 千紅萬紫凋殘盡

惟有青松獨耐寒

話說湘子別却通明殿退出紫門過了九霄下了南天站在雲

端便叫土地變化道童帶封書信前去韓府度化林英小姐你

將他攝在荒郊野外茅菴居住我自有道理土地公公領命即

對婆婆商量安頓變作童兒下凡 土地領了韓仙命

要往長安度林英 暗落雲頭多一陣 不覺進了韓府門

小姐見他開言問 童兒忙跪地埃塵 口內連把姑娘稟

弟子前來報佳音 奉了韓仙師父命 來度姑娘上天庭

師父今在終南等 端等姑娘一路行 弟子帶來有書信

姑娘請看自知情 小姐把書接在手 折開從頭看分明

親夫韓湘子 親筆寫來書 端拜林小姐 女中大丈夫

十八年前苦 守節孝翁姑 欠夫在腸肚 日夜勉強立
有話說不出 心願不能舒 年近三十五 嬌容暗瘁枯
提動心悽楚 朝朝指望吾 我也長掛汝 心事兩不符
今我有好處 來接你同途 千萬莫推阻 暗裡有神扶
有個大緣故 呈碍盡行除 取坎將離補 厥性還本初
降龍又伏虎 一串九曲珠 跨鶴翩翩舞 飄然暢矣乎
十萬八千路 頃刻到天都 我把衷腸訴 小姐自籌措
此回若差悞 永遠不招呼 淺語該今古 切莫視為無
小姐看完一封信 心中思量喜又驚 如何上得天宮去

兒童說道要虔誠 姑娘且把眼睛閉 霎時就到南天門
小姐果然眼閉緊 兒童即刻念咒文 登時狂風起一陣
响亮一聲便騰雲 小姐正在來驚醒 落在荒郊野外存
睜開先行眼睛認 一蓬茅菴且安身 童兒便把姑娘請
弟子前去對師云 不說童兒回去了 且表土婆出來迎
話說土地婆婆正在菴內睡覺忽聽他公公回來急走出迎接
瞧見小姐就收拾打扮的妖曉你試看 牛角簪子歪挿斜
頭上戴些野草花 青絲蓬鬆脚又大 臉麻搖擺笑嘎嘎
我家老公八十八 嫌我老了不巴他 東一鋤來西一括

討得一個俏冤家 我今粧醜又粧啞 他隨他去養娃娃

忙將火筒吹幾下 我家有客忙燒茶 伸手朝天勒幾把

收在手中一把抓 放在鍋內攪兩吓 道出猶如牡丹花

古古怪怪能變化 吃在口裡味又佳

話說小姐將茶吃了心中暗想我起初看他不上眼也還有些

古怪說道老婆婆我的肚中飢餓了土婆應道姑娘稍坐一時

待我打田栽秧穫穀春米打甯燒火便得飯充飢了

正月立春雨水節 桃腮初展催餘雪 二月驚蟄正春分

拋糧下種正春耕 三月谷雨與清明 秧針出水露珠勻

四月立夏正小滿 纔了蠶桑又插田 五月芒種並夏至

農夫耨秧正合勢 六月小暑與大暑 穀子揚花漿似乳

七月處暑早立秋 穀黃葉老不自由 八月白露又秋分

處處秋稼唱如雲 春米打甯燒火等 不多一時得飯吞

小姐正然來吃飯 土地婆婆不見形 不表土婆把身隱

且說了環鞞事因 夫人悲淚也不表 且表湘子試林英

即刻來到荒郊外 變化美貌一書生 九良高冠戴一頂

紡綢衫子穿在身 一直走進茅菴內 小姐見了着一驚

你到此來是為甚 尊名貴姓那裡人 湘子當時忙下禮

孤身寡婦我二人	我是聰明一秀士	父母雙亡俱不存	湘子開言來哀懇	孤身獨處正可憐	小姐即便來答應	蟒蛇猛虎在山林	要上京城去會試	叫聲娘子你是聽
結為夫婦真個好	趕考赴院上京城	上無兄來下無弟	娘子你今聽我云	你在菴中來歇宿	相公你好不聰明	想借茅菴歇今晚	荒郊遍野路難行	小生家住永平府
前世姻緣今配成	不料遇着你娘子	單身獨自我一人	我與娘子同鄉井	男女授受禮不親	三縷梳頭裙釵女	明早天明就起身	前無村來後無店	昌黎縣內是家門

倘我進京頭名中	無知狗才罵幾聲	你既上京去會試	只怕蒿草不成名	你把陰陽文常看	那時無名反受刑	開言又把小姐叫	特來此處度妻身	話說湘子就把昔日的容顏變將出來小姐一見果是丈夫的
我做高官你夫人	你是堂堂男子漢	原望高中占頭名	望高怎做墮落事	調戲奴家罪不輕	湘子聽言心自省	你看我是甚麼人	湘子就把顏容變	
小姐當時發了怒	知法犯法怎麼云	你將言語把奴戲	廣行陰險纔顯名	我去官前把你稟	林英這回心頗真	我是丈夫韓湘子	變出在家舊原形	

模樣又不好認得只好把家中的根由盤問一番湘子一一叙
說完小姐雙眼流淚說道夫君呀虧了你好狠的心想你越牆
逃走拋却奴家一十八年你雖然回家幾次你何曾對奴說句
真言小姐說罷大放悲聲湘子說小姐不用悲傷了你權且在
此等候我去南海請觀音菩薩前來度你就是湘子急駕洋雲
到了南海童兒報與菩薩得知即傳湘子進去見了菩薩

湘子俯伏蓮臺下

啟稟菩薩得知聞

只因弟子韓湘子

修行別下妻林英

苦守深閨十八載

立志節操比古人

他把紅塵來拋下

伏乞度他上天庭

話說菩薩聽了滿心歡喜既然如此仙家請回洞府我自燃前
去度他湘子拜別去了菩薩心中想道此人乃天河岸上一枝
蘆柴却也有點根基今日既歸正道不過是湘子一心感化並
非出自真心怎能人得仙位權且收為座下宮女說罷駕起雲
頭頃刻到了荒郊茅菴門外

觀音菩薩高聲叫

叫聲節操女林英

我是觀音來度你

度為宮女要小心

林英慌忙來跪下

慈悲連連稱幾聲

多蒙菩薩來度我

弟子敢不盡心勤

菩薩又把林英叫

朝西跪下受勅文

你今快把石岩過

同去南海享長生

林英聽了岩上走

走至中途膽戰兢 四邊都是懸岩嶺 又有虎狼與猴精
林英一見翻身滾 滾下岩去脫了身 靈魂睜開昏花眼
不見虎狼那邊存 即時岩上來跪定 啟稟慈悲觀世音
話說林英脫了凡體跪在岩上禮拜菩薩說道不用拜我你往
下細看林英看見一個女尸睡在地下急問菩薩那是誰人菩
薩說那就是你的凡身肉體但凡世人行善作福修行悟道功
圓果滿丹書下詔都要脫却凡體方能成得神仙林英聽了急
忙謝恩起來駕起祥雲同回南海去了按下不提且說杜氏夫
人想起薛公朝陽昇天了林英媳婦不知走往何方去了正在

思念湘子兩眼流淚忽聽門外槓鼓簡板响聲便叫了環快去
請道人進來唱段道情散悶了環去了不多時湘子來到內堂
叫聲夫人在上貧道稽首了夫人問道我聽得我家湘子侄兒
成個瘋神仙你知道麼湘子說神仙不自封是玉帝封的夫人
笑道連你也是封的也是瘋的

夫人說我是瘋顛
豈知瘋顛是神仙 從頭至尾我細算 整整瘋顛十八年
口裡瘋顛不亂嘆 嘆的盡是妙吞吞 身上瘋顛穿袖襖
不會熱來不會寒 花籃裝些無價寶 葫蘆裝些長生丹
快暢起來哈哈笑 吃酒醉了打偏偏 一時瘋顛下東上

一時瘋顛在洞天 一時瘋往通明殿 一時瘋往終南山
今日瘋顛到韓府 來與夫人化善緣 會瘋顛來瘋上天
不會瘋顛墮陰間 世間萬物皆增價 到老光陰不值錢
話說夫人聽完歡喜問道你提到陰間你就把陰間講明與我
聽聽道人說道九天之下名為陰曹設有十殿閻君十八重地
獄七十二司八十一案牛頭獄卒馬面夜叉烏嘴魚鱉黃幡豹
尾一切行為言不可得而盡也好比人間衙門三班六房枷鎖
刑罰一般夫人又問這十殿的名號刑罰道人講些我聽請聽
一般秦廣大玉君 奉旨陰司掌權衡 罪人身扭鎖何加

解到判分明

詳審善中惡

定奪重內輕

牛頭馬面如雷吼	望鄉臺上哭沉沉	好可憐	好可憐
二殿大王號楚江	罪人到此好悽涼	奈何千尺浪	
揭帽脫衣裳	銅蛇並鐵狗	噉食各分張	
善者幢幡騰空引	惡者水中受災殃	好慘傷	好慘傷
三殿大王號宋帝	衆生見了雙流淚	刀山白如雲	
罪人心肝碎	在世誇英雄	只說爭名利	
有朝落在無常手	滿眼兒孫難得替	好痛恨	好痛恨
四殿忤官化森嚴	衆生造罪廣無邊	熱鐵並爐炭	

滾油浪滔天

鬼判持鉄叉

刑罰似火燃

在生不把陰功積

事到頭來莫怨天

好心酸 好心酸

五殿天子五閻羅

孽鏡臺前怎放過

殺猪宰羊漢

銅鎚鉄棒磨

廣行方便者

纔能登極樂

你殺他來他殺你

改頭換面受磋磨

好折磨 好折磨

六殿大王號汴城

六朝典吏粉粧成

碓磨無情獄

見者苦酸辛

骨碎如霜雪

皮肉化為塵

鬼使綁上將軍柱

一身白肉血淋淋

好唬人 好唬人

七殿天齊泰山王

倒懸鋸鏹苦難當

一身皮肉濫

破肚與抽腸

忤逆不孝子

拿去下瀆湯

陽間有甚不平事

陰司難躲十閻王

好悽涼 好悽涼

八殿平等置秤稱

故曰平等不虧人

大斗與小秤

扭毫捏索行

枉言曲語者

火鎗拔舌根

孽風吹動又轉活

六道輪迴受苦辛

好傷心 好傷心

九殿大王號都市

端治陽間不平事

暗箭兩頭射

折在兒孫輩

暗行好巧者

阿鼻去受罪

十八獄中親受苦

仔細思量悔後遲

好悲啼 好悲啼

十殿大王號轉輪

層層地獄講分明

或則為餓鬼

或作佛與人

或變驢駝馬

或入猪羊羣

聰明地獄諸般苦

趣早回心把善行

好寒心 好寒心

夫人聽了心暗想

果然地獄好悽涼

了環去取銀五兩

拿與道人做口糧

請他帶信終南去

叫你相公早還鄉

了環將銀來奉上

道人回言不敢當

貧道出家隨緣過

此銀不可囊內裝

夫人便問是怎講

官家銀錢有何妨

道人見問哈哈笑

夫人在上聽端詳

官宦人家銀錢廣

苦刻百姓來收藏

這樣錢財我不享

免墮地獄受刑傷

夫人聽說心大怒

無知狗道惱心腸

你今日吃人家飯

反說為官心不良

百姓無官天下亂

朝內無官國必亡

為官受祿是正項

你今糊說太猖狂

夫人越說心越怒

叫聲左右與兩旁

與我人出這狗道

免在此處論短長

道人便叫求寬讓

我有手段甚高強

我本是個點金匠

點石成金有良方

夫人聽說點金話

怒氣全消喜氣揚

話說夫人聽得道人有點金的手段便歡喜說道你既能點黃

金為何這樣藍縷道人說我身上雖然藍縷心地正大光明貧

道果能點石成金夫人便叫左右速去花園找幾塊石頭來看

這道人怎樣點法左右去了湘子想道我孀娘有萬貫家財心

尚不足不如使個運石法將各處石頭盡行搬去

家人園內把石找 並無一石地中存 各處尋了多一陣

細小砂石也無形 夫人說道將獅點 擡來這裡點一巡

道人果有真手段 他將獅子點成金 若無手段自誇狠

將他問罪不容情 手下家人忙擡起 擡來即便請道人

湘子便乃回言道 夫人在上請聽明 澄清淨水取一碗

手巾一幅要白綾 湘子默題無上咒 運轉天河上崑崙

金丹放在獅子口 手巾搭在獅子身 一口法水噴上去

叫聲快變莫留停 只見獅子週身亮 霞光萬道好驚人

瑞氣千條昭日月 果然變個紫金身 夫人見了忙稱贊

道人手段果然精 稱贊一場又說道 只有勞道長費精神

承你再把那個點 點成一對好守門 非但此山長真

話說湘子見嬌娘貪心不足要點兩個便說道貧道點單不點

雙等你令侄來點成一對夫人說我侄兒也有這般手段何不

早些回來點些黃金與我用湘子道令侄不久要到了夫人聽

說不禁傷心弔淚湘子想道不如現出原像以免嬌娘悲痛也

好度他走出府門現出在家的顏容手敲樞鼓走至後堂尊聲

嬌母在上孩兒叩拜夫人見了湘子不禁哭了又歡喜起來

我正然哭爾叔朝陽廢命

見姣兒不由我大放悲聲

我正然哭爾妻生死無信

見姣兒不由我萬慮俱清

我正然想姣兒遠方逃逝

見姣兒就好比兔角雙生

我正然想姣兒苦修成正

見姣兒就好比點石成金

樂極悲也好比雲遮久雨

苦生甜也好比久雨天晴

十數年不見兒面如團粉

十數年今見兒喜色更新

看起來我的兒圓光罩頂

看起來我的兒成仙是真

今日間兒既來死安生順

今日間兒既來死墓有人

湘子聽言心自揣 不由喜笑在眉腮 想我叔娘知好歹

受些苦惱智慧開 且把前情來分解 說出實話好安排

尊聲嬌娘寬忍耐 聽兒從實說將來

兒自從那一日越牆逃 到終南不多久大丹結成

奉天命到長安來度叔嬌 打樵鼓敲簡板唱些道情

去又來來又去是無住定 或投夢或送信駕霧騰雲

變和尚變道人變化多狠 屢次來受打罵又受欺凌

設盡方用盡計叔嬌不醒 惹得來天爺怒災難來臨

貶叔父去朝陽苦楚受盡 為兒的將叔救替叔充軍

替做官三年滿假粧喪命 把叔父度上天得為正神

在南京做土地真正高幸

每日間也好比做官顯榮

兒又來將林英度歸仙境

在南海觀音處做個真人

我叔父命兒來報個家信

望嬌母萬般丟快進都城

夫人聽了心歡幸 喜在眉頭樂在心 不是我兒來報信

為娘怎知這段情 只說道人是凡品 誰知道人是仙人

只說道情是散悶 誰知道情度我身 只說你叔真喪命

誰知南京去為神 只說林英無踪影 誰知他去紫竹林

千變萬化兒真狠 千辛萬苦大光明 盡得尋來忠也盡

大忠大孝大慈仁

看來善惡有報應

不曾混亂半毫分

想我家做尚書官職不小

又想我做夫人祿位陞高

我只說享榮華滿心歡笑

又誰知大難到日夜悲號

我只說夫妻們恩愛長保

又誰知天不容夫妻各拋

都只為富貴場多把孽造

都只為不信善緣把禍招

幸喜得我的兒道法高妙

上通天下徹地一肩承挑

人上人在虛空時時閃照

度災厄度苦難度上天曹

我只說去陰曹也難會倒

又誰知夫成神來把我邀

細思想不由人心驚胆跳

細思想真

喜只喜年紀邁老有所靠

幸只幸慶團圓同步九霄

生憂患死安樂何等顯耀
施棺柳施藥材又施寒襖
消了些奸貪罪糊行鬼捏
消了些悖王章心高氣傲
消了些仗勢利凶惡橫暴
消了些享福場穿好戴好
將前世與今生冤賬還了
也不枉在韓門一世攪擾
有家中男女們齊來聽教

要將這金銀寶修路修橋
濟飢渴濟孤寡又濟貧寥
消了些刻薄罪詭詐尖刁
消了些欺良善口過叨叨
消了些損德行嫖賭瞧搖
消了些殺生命煎炒烹熬
纔能夠脫身去快樂逍遙
也不枉你叔父五更隨朝
一切事憑你們各自開交

從今後我要去蓬萊海島

受天爵丟人爵世外飄飄

話說湘子見他嬌母奉行諸善心甚歡喜稱贊道善哉善哉從前家大孽大今日功大德大取柯金丹嬌娘吞脫却凡體魚鱗掛隨心化真瀟灑騰在半空笑嘎嘎笑嘎嘎把鶴跨仙風縹緲南京下從前擡八轎都說人上人今日在半空越更高幾層且說夫人去後長安人人都稱道湘子成神仙來將他叔父嬌娘林英小姐度上天去了憲宗皇帝聽得文武奏章念道韓愈忠貞善報即傳旨諭將他尚書府改爲文公祠雕塑金身奉祀一祭抄了不表湘子去到南京與叔父嬌娘叙嘆一番轉回天宮

玉皇上帝駕靈霄寶殿即設天花真人問道你
前回欺師犯道責金條該因 道君擔保得為白鶴在蓮下
獨占鰲頭八百年凡心忽起聚去韓家投胎因天河飲水惹得
仙蘆思凡也去投胎雖為夫婦斷却紅塵受持大道敬重師尊
萬緣息盡還原返本諸念不生眾善奉行朕已封為天花真人
普度仙卿仙蘆林英你盡夫義已度在 觀音座下為宮女捲
簾大將韓愈你盡孝道已度在南京受都土地之職你媪母杜
氏能捨財濟眾善念頗嘉在南京為都土地夫人此回你的功
德不小權且在八仙班內受享仙福待三期之時五熟蟠桃之

際同諸佛下世立功方定果位湘子謝恩而退恭拜二位恩師
張師曹師李師孫和師坤道諸師諸友禮畢各歸班位

一節韓仙寶鑑從頭至尾問明唐朝繼述到如今忠恕慈悲
感應得道無非率性立功行德為能一人成道九祖昇中庸
大學為証

韓仙寶傳終

